

書叢藝文代現

# 集蛻蟬

著 林 雪 蘇

行印館書印務商

蘇雪林著

現代文藝叢書  
蟬

蛻

集

商務印書館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七月重慶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八月上海初版

(\*89524 滬報紙)

現代文藝叢書 蟬蛻集 一冊

定價 國幣貳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  
\* 版 權 所 有 \*  
\* 翻 印 必 究 \*  
\*\*\*\*\*

著 者 蘇 雪 林

發 行 人 李 宣 龔  
上海河南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印刷書廠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各地

## 蟬蛻集題記

四年前我受中央宣傳部的委託寫了一本南明忠烈傳。當時便曾在自序裏宣稱，『本書所介紹的幾百個抗清復明的志士仁人，大半可作詩歌，小說，戲劇的資料，筆者願意將此書公開於海內著作家之前，替新文學開一條新路。至於筆者自己，則將利用這書故事，淪發自己創作的泉源，是更不待言的。』在那個時代裏，可歌可泣的故事確乎不在少數，即在拙著中，我預定作爲短篇小說題材者也不下十六七處之多。三年前應文藝月刊之約，寫了篇『偷頭』，人事匆忙，無暇續寫。次年應文化先鋒之約，又寫了一篇『蟬蛻』，一擱又擱了一年。去年春間才接連寫了『黃石齋在金陵獄』等四五篇。本想還繼續下去，將預定十六七種題材一齊實現爲短篇小說。但歷史小說究竟不比其他創作，想像與參考同等重要。因在抗戰時期，搜集參考材料過於困難，寫作的興趣，也就減退不少；何況我還有教書改課，以及那永遠鬧不完的家庭瑣務之牽纏呢？再耽擱下去也不是辦法，所以將已發表的五六篇，收於本集，先行出版。其餘諸篇，以將來興趣集中與否及參考材料搜求易否爲轉移。問題若落在肯定方面，則還有續集問世的可能，不然，則我對於南明歷史小說的嘗試就此便算結束了。

本書『王禿子』一篇與前刊五篇，性質並不一律。故事乃根據寄園寄所寄的『王長年』一則筆記，更參考明史和明史紀事本末，加以渲染而成。明代倭患幾與國運相始終，其間也有

很多的可傳的軼事，我本想廣搜此類材料，寫短篇小說若干種，另纂一集。但僅成『王禿子』一篇，又以材料及時間精力無以為繼而罷。現在只好在蟬蛻集中，作為一篇附錄而已。

一個人沒有什麼話可說而偏要說時，便免不了要發生許多扭扭捏捏，拿腔做勢的醜態。若他原有滿肚皮的話想說，那麼，他只有揀選最單純最直捷的詞句，把他的概念表現出來。記得詩哲徐志摩形容自己用詩歌或散文的型式來爬梳鬱勃於胸中的感情思想時，是『救命也似的迫切』。這話真不媿出於一個真詩人之口。試想當一個人表現思想到『救命也似的迫切』的時候，還有工夫去慢慢繞圈子麼？近年以來，我對於現代中國文壇所流行的文體，不知何故，很覺厭惡，覺得舊小說的體裁，造句單純，表意直捷而有力，富有質樸渾健的修辭之美，比流行文體可愛得多了。所以本集裏有幾篇文章的體裁，有意採取中國舊小說，可說是我個人用舊瓶裝新酒的一種試驗。況且我寫作時要說的話都爭先恐後地湧向筆端，又搶着要傾注到紙上，連自己也約束不住。思想的表現，的確有徐詩哲『救命也似的迫切』的感覺，那裏還來得及在詞句上吞吞吐吐做工夫？但話雖如此，我採用舊小說文體時，也曾加以鑄鑄之功，並非呆板地採用幾個舊套，幾句舊調，便算了事，我想一般的讀者讀我這本集子時，對於這一點，一定是可以感覺到的吧。

歷史小說最易犯的病症是『時代錯誤』的那一端。譬如以『稱謂』而論，現代中國新式歷史小說，便很少令我滿意的。但本集也不過避免元曲道白裏以廟諱稱在位帝王的那類笑話，其

他還值不得考證家一駁。又如『談吐』一端，中國智識階級及仕宦者流與普通社會大不相同，本書對此却曾盡過最大的努力，其中也免不了有些現代言語流露於古貌岸然者之口，但這是普通歷史小說家的通病，不獨我一人爲然。若以『時代錯誤』爲作者笑，我亦俯首無辭。然現代言語其實有許多已見於中國古書，筆者以前便曾從古書裏尋出數十條，預備寫篇文章，後來聽說有人已在做這種工作，才攔開自己的計劃。總之，上述這些病痛，不是作者沒有能力避免，實是不願避免，創作與考證，截然兩事，若必以考證用之於創作，則難免要斷送創作的生命。真正出色當行的小說，反非教授與學者所能寫出，個中消息，不難窺見一斑。

歷史小說也和歷史一般，其任務不在將過去史實加以複現，而在從過去事跡反映現在及將來，所謂『彰往察來』，使人知所鑒戒。我們現在的抗戰，係爭取最後勝利，準備將來再造國家，復興民族，與明朝之終於滅亡，當然絕對不同。但抗戰時期內，種種可惡可悲的現象與過去時代相類似者却也未免太多了。本書在此等處極力加以揭發，也無非想教讀者觸目驚心，由消極的戒懼，起而爲積極的矯正與補救。然本書僅提供了一個物價無限制上漲之危險，與一個貪污官吏爲害國家的實例，其他想敘述的都未曾如願，自己亦頗抱憾。我只希望抗戰前途從此一步步趨向光明，過去種種可悲可惡的現象，從此永遠消滅。以後我不寫續集則已，寫則無非表彰忠烈，不再揭發奸邪，就是說，在我作品裏，只見光明面，不見黑暗面，如此，則不但讀者感覺愉快，在我自己也可以避免下筆時種種不快的情緒，豈不好麼？

# 目次

## 題記

黃石齋在金陵獄

..... 一

偷頭

..... 二一

蟬蛻

..... 三七

迴光

..... 五二

秀峯夜話

..... 七二

丁魁楚

..... 九一

王禿子

..... 一〇六

# 蟬蛻集

## 黃石齋在金陵獄

從來說君子可欺以其方，何況我們的黃道周，即當時有名的石齋先生，原是個直腸人，又還是個不大明白人情世故的學者，所以這一回竟着了人的道兒，好端端地被清人捉住，解到南京，拘留起來了。

事情經過是這樣：當江南各郡縣因反抗雉髮令而倡義時，徽州金聲和江天一也起兵響應，但爲清兵所攻，形勢危殆。黃道周帶兵由廣信出衢州去救徽州，到了婺源縣，忽有一個漢子自稱係黃閣部舊門生，有要事求見閣部。允許他進了營帳，燈光下，有些面善，但不能確切喊出他的姓名。那人道：門生就是許虎臣，老師難道忘了麼？才恍然想起是他崇禎五年典試浙江武闈拔取的某名舉人，因他曾代表諸同年，來請自己寫過篤武闈錄的序文，所以記得比較清楚。問他一向在那裏得意？今日之來，又有何見教，他臉露愧色，嚙囁地說道：門生是：新任本縣知縣。一聽這，道周立刻收斂了溫和的笑貌，顯出緊張嚴冷的神色說道：那麼，我同你現在是敵國之人了，你來見我做什麼？對方慌忙說道：老師千萬勿疑，門生此來是有個好消息奉告。



現在帶兵協助清都統葉臣攻徽州的督師張天祿，也是從前老師的門人！門生這個官，也是他念同門之誼才委的！他說他在明朝也做過總兵，受過朝廷大恩，降清也實是逼得沒法。聽說老師帶兵來此，非常踴躍，就打成主意率部反正。無奈部下都是雜湊隊伍，人心不齊，有許多人爲反正從前又上過許多當，說必須親見黃閣部一面，聽見他親口說招撫的話，才能放心，張督師本想親自來見老師，但身爲大將，未敢擅離汛地，爲的怕清朝的王爺們疑心，所以派門生帶了一封信來，說着從懷裏掏出張天祿的親筆信，裏面說了許多痛哭流涕，引咎自責的話。又說只要老師許其悔過自新，在隆武新君前替他先容先容，他不惜肝腦塗地，以供驅遣云云。話雖說得很近情理，但安知他不是設局騙我……

許虎臣見道周沉吟的神情，已猜透他的心理。又說道，張督師駐紮婺源部隊約有一萬名，都很精銳，只要老師允許他反正：他願出其不意地擊潰了葉臣的大軍，以解徽州之圍，以後他還願率部爲先鋒，從寧國宣城一路打出去，直搗南京，生擒洪承疇，以爲新君前的進見禮哩。明朝是個科舉世界，師生情誼最厚，安見得張許之反正不出於誠心；何況道周已打聽得婺源的清軍兵力雄厚，與自己臨時招募的烏合之衆不同；況且攻守異勢，要想以武力克服婺源是決不可能的，更不說救徽州了。站在這個無可奈何的局面前，對於許張兩人的話，便不信也得信。當下道周便與許虎臣約好了招撫的地點時間，還款待了他一頓飯，才讓他回去。許還答允明天來引路。

第二天，道周帶領幾個幕賓，方巾便服，跨著馬，跟隨許虎臣，抄了小路到清軍駐紮的地點。才到明堂里，伏兵齊起，幾個手無寸鐵的文人，束手受擒，許虎臣還到道周跟前下了一跪，說道，老師恕罪，我也叫做上命差遣，概不由己，門生只有來生做犬馬填補老師了。說罷，掩面大哭。

對於張天祿許虎臣這類賣師媚敵的東西，想後之讀史者是無不同聲唾罵的，但我要替他們解說一句，假如他們不來騙他，或道周有知人之明，不落他們圈套，能不兵敗被擒或身死麼？不然，他還是免不了這種災厄的，不過死法也許不同，或慷慨陷陣而沒，或引靴刀以自刎而已。這是什麼話呢？原來他是個書生，毫無帶兵作戰的經驗，此來本無異於送死，而他之所以甘心送死，也是有所逼迫而然。當隆武帝建號閩中時候，兩湖，兩廣，雲貴，還是好好大明的江山。江，浙，皖，贛雖暫時淪陷，而義軍紛起，人心非常鼓舞。這時候，若以數十萬大軍出仙霞嶺，與江南各郡縣取得聯絡，直壓南京，則東南半壁，可以復為明有。東南既復，長江以北各省，定必紛紛響應，滿清政府便有三頭六臂，也對付不過來，不逃回關外老窠，又待什麼呢？或者有人說這時魯王在浙東自稱監國，對閩方不是不肯相下麼？但先入關者王之，古有先例，隆武入了南京，拜了孝陵，便是名正言順的中興之主，那怕魯王不乖乖的拱手稱藩。那麼，明朝這一回的亡國之禍，也不過像我們夜間偶爾做了個噩夢，一覺醒來，依然是光天化日，喜氣融和，豈非天大幸事。這番話黃道周和當時在朝有識的大臣，早為隆武建議過，隆武

也是英明天子，這一著妙棋，也早在廟算之中了。無奈當時軍政大權都握在平國公鄭芝龍手裏，他只想盤踞福建的地盤，不肯犧牲實力，又得失心重的人，總不免首鼠兩端的怪脾味，初聞魯王虛聲大，便靠故人陳謙通線索，暗受魯王贈封；繼見清人實力強，又特同鄉黃熙允做牽頭，向清廷秋波遙送。隆武催他出兵，他老是兵不齊，餉未足，左推右諉。因為黃道周懇直敢言，有一回無意道着了他的心病，老羞成怒，用金錢收買學裏秀才們，鬧了個頗為激烈的學潮，幾乎給了道周一頓毒打。這好好先生見新建的天興府已無他立足之地，本想告退回鄉，又不忍朝廷的孤立。恰值徽州飛書告急，他便自告奮勇，出兵救援。鄭芝龍樂得借此拔除這根眼中釘，不發一兵一餉。道周只好領了隆武頒賜的空頭劄子一百道，紋銀二千四百兩和『欽命招征直省便宜聯絡恢復南京江北等處地方少保兼太子太師吏兵二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長長的一個頭銜，踏上他的征途了。

到了延平，建甯，出示招兵，倒有幾個秀才帶了幾百人來投効。他的姪兒黃子淵，族孫黃堡，又帶來了幾百個漳浦同鄉來。隆武給他的那筆銀子不久用光，只好勸地方士紳捐助。這些士紳們造個園亭，不惜化上一萬兩萬，捐起這類愛國捐來，只肯十兩八兩，最熱心的也不過一二百罷了。據說黃道周前後所獲餉銀，始終沒有超過四千兩之數。兵額最多的時候，不過三千六百人，馬八九匹。這些義勇軍都來自田間，並無當時兵營壞習氣，可是，既不諳武藝，又缺少軍器，百分之九十九手裏一條扁擔，所以這枝兵在當時倒博得一個很漂亮的名號，『扁擔

兵。

可憐這一羣天真朴魯的莊稼漢，激於一時的大義，一路櫛風沐雨，擔飢受渴，從漳州趕到新安，行了三千里路，個個走得足腳板底起泡淌血，顛跛着一步一步向前挨。路上喝了污水，人人患痢，又死了一大批。到得前綫，已一個個變成半人半鬼，試問這樣毫無訓練，疲癯殘疾的軍隊，那裏是清人的敵手？所以說黃道周的兵敗身擒或死，是必然的事。

黃道周被俘後，解到南京，下在南京府的牢裏。清朝內院大學士兼七省經略洪承疇，因與道周同鄉，派人勸道周雍髮投降，挨了道周一頓罵，又叫人勸他道，不肯雍髮投降也可以，但削光了頭做和尚，表示從此脫離世務（也就是表示從此脫離政治關係），便可恢復他的自由了。道周也置之不理。

典獄官名叫陳天樂，是個五十來歲的老頭，居心厚道，打發獄卒替道周收拾了一間乾淨房子，又自己出錢買酒買肉，款待這位尊貴的俘囚。相談閒，稱謂異常恭謹，滿口『老公』、『大關老』，自稱『小吏』，叫他坐也不敢坐。道周倒給弄得不過意，對他說我本是待死之人，與你又是禮統的拘束，何妨脫略形跡，以便敘談呢。他的態度這才放得自然了些。

這獄吏見道周常在獄中寫詩，也把自己一本詩稿拿來請教。詩的工力的確不差，而且從詩裏知道他還是個善遊家。每有所遊，必紀以吟咏，故詩中只覺煙雲滿紙。他原是關中人，從前

也進過學，只恨功名蹭蹬，四十歲還拿不到一名舉人，從此便灰心舉業，以漫遊爲事。國難像一股滔天的洪水似的冲刷完了他的家業，又把他自關中故鄉淘到江南。因爲家有八十老母，無奈何才就此末秩，聊爲糊口。道周很契重他，喊他爲老名士。又說我倆這次的遭逢，可說是風塵奇遇，傳流後世，也是個小小美談呢。

一夜，兩人燈前小酌，談起山水來。道周說自己已會歷的名山如黃山、白嶽、天台、雁蕩等共有一十八處。東南名勝，算都收入詩囊。只可惜五嶽僅到泰山，其餘四嶽，尙無緣瞻仰。獄官道：

五嶽中以西岳華山爲最奇，老大人沒有到過，真正可惜。晚生原是陝西商縣人，離華山不遠，十年前去玩過一趟。

道周道：

——我從前因得罪朝廷，出戍辰州。爲了想遊四嶽，上表情願多戍一千多里，移到潼關。但爲人所阻，竟失去這個好機會。現在要請足下把華山的好處說說，聊當以遊如何？

——華山的好處：在高，在險。獄官道：據志書上說山高五千仞，算來便有四千丈，五嶽中當然以此爲最高了。一過華陰，雲裏五峯，便已亭亭在望。山勢壁立而形四方，好似天工著意削成的。尤奇者，華山的對面是首陽山，一條洶湧的黃河，正從兩山谷間流過。似乎從前原是一座整整的大山，被什麼人一下子劈開來了。據土人說以前盤古爺第一斧劈開天地，第二斧

便劈開華山。但古書上又道：黃河的神恨華山當住他的道路，害他拐大灣走，所以叫巨靈神用手劈開的。到於今首陽山下還留有巨靈的足跡，手跡都留在華山頂上，便是有名的仙人掌。五個黃白色的大指印在黝黑色的崖面上，歷歷分明，天樂也曾見過。

——這當然都是無稽之談，道周笑道。

——天樂也不信其爲真實，陳獄官道。不過，總非造化的大手筆，造化的大經濟，造化的大魄力與才情，也決安排不出這樣大的邱壑。老大人以爲如何？道周點頭，陳獄官又說道：自山脚到青柯坪，路還好走，越上便越難了。什麼猢猻，閻王塢，雖各大名山都有這套名色，而華山却可說是名實相符，幾千尺筆陡筆陡的山峯，也沒有什麼道路，只就石壁略施斧鑿，作爲磴形，才容得下遊人的足趾，手攀自上下垂的雞卵粗細的鐵鍊，一步一步往上爬，手呀，足呀，全身呀，一齊用力，一不小心，跌下深谷，包你跌成十七八段——我不能說粉身碎骨，却說十七八段，老大人一定覺得奇怪不是？原來人從絕高處跌下來，確有這個光景。聽說從前有人在華山失過脚，一個身體像被十萬斤火藥爆開，一支手膀飛上這邊山頭，一隻大腿，又掛上三里外的樹頂——無怪以前韓昌黎登華山，上得去，下不得來，發狂痛哭，投書訣別妻子了。這樣，鐵鍊，石磴，石磴，鐵鍊，一連要爬四五天，才到山頂，山上所有景色，像玉女洗頭盆，玉井蓮開十丈，又志書上所有的什麼什麼，據天樂看來，也都不過名山點綴而已。我認爲華山使我最愜意的，使我永不能忘的，是日月崖看日月出沒。兩座色如積鐵的高峯，東西相對，渾似

一座雄關，把日月關在裏面。早晨放太陽出來，晚上放月亮出來。那氣象的雄奇，壯麗，靈怪，無法形容，只有教人叫絕而已。次則是晚間聽風雷的鼓盪。記得我在三茅洞道人處借宿，山高氣寒，道人的棲息所都照關中一帶窰洞的款式，睡的則是火坑。夜半忽聞鼓聲般般，頃刻間，轟轟隆隆，有似夏夜黑雲裏鬱久的悶雷，那雷聲時大時小，乍高乍低，咆哮着，怒嘯着，顛狂跳擲着，窟洞的窗子被打得格格地響，似乎整座山峯都動搖起來。我說怪極！怎樣這時候還有雷？道人說不是雷，是風，是山上的罡風，打入巖穴，沒法出去，所以發出這樣的聲音。差不多每夜都有……

陳獄官談過華山，接着談終南山，中嶽嵩山，談王屋山，五臺山。他的口才既好，又善於扼住風景的要點，用警策生動的言語表示出來，聽去不像在說話，只覺得滿耳高山流水，琴韻洋洋，把道周聽得精神飛越，一時恍惚身在深山古寺，與知心密友促膝深談，夜雨青燈，鬚眉澹古。只因陳獄官敘景的樂曲，每曲終了時，總要來這一段的複奏：『那景致的奇處，非言語所能形容，將來老大人親去遊過，才知其妙呢！』便嘆息道：現在還說什麼，我此願只有償之來生罷了。

——此願今生又何嘗不可償？聽說洪經略十分有意要保全老大人。老大人只須略為牽就，不是立刻可以走出這個獄門麼，獄官說。

——他勸我祝髮為僧，虧體辱親，以求苟活，將來豈非我一生名命之玷，我是不肯幹的，

他說着連連搖頭。

——老大人莫怪晚生言直，你也未免太迂了，陳天樂笑道。從前孟夫子曾說：『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所貴乎大丈夫者，通權達變，不硜硜以守小節，而且社稷爲重，一身爲輕，名則更其次焉者了。從前文丞相還有黃冠歸故鄉之說，目前名士以避禍而爲僧者，據晚生所知，便有十來個，像故御史熊開元，也在休甯出了家，道號苦蘗禪師的便是。權宜祝髮，又有什麼要緊！

——文丞相後來還不是成仁柴市，他又何嘗真的出了家來！道周說。

——文丞相的時代與現在不同。陳天樂說時，輕輕走出門外，四面巡視一番，見沒有一個人，又進來坐在原處，說道：文丞相的時代與現在不同，那時宋室已覆於崖山，一點希望都沒有，所以他才肯死，現在東南半壁河山還依然無恙。老大人又何必以有用之身付之一擲呢！況且，陳天樂雖知戶外無人，還把聲音放低說道：據晚生所聞，浙閩現已復和，閩中鄂軍三十萬大舉出仙霞關，浙江方王兩部也有三四十萬，渡過錢塘江，不日合圍南京。滿州派來的駐軍人數本少，入關後享受太過，都不想打仗。聽說洪經略恐慌異常，準備撤退哩。天樂一介寒儒，失身胡虜，官卑職小，也說不上失節二字。但此心終不能忘却朝廷。老大人若肯一時從權，出此獄門，將來重登臺輔，總望俯念天樂今日一片孝敬的微忱，賞加提挈。如果老大人出去後，從此林泉高臥，或遍訪天下名山，天樂也是願意追陪杖履的……



道周說，我從入此間，竟不知外面局勢變化至此，如果真如足下所言，則我亦何必……說到這裏，便戛然而止了。

黃道周自入獄以來，一心等死，無牽無掛，所以每夜睡眠反比從前在朝在軍爲安恬。這一夜同陳獄官談話後，心裏便像有了點事，上牀後，翻來覆去，再也睡不安穩了。

原來他平生最愛的有兩件事：第一是著作，其次是山水。他原是一個湛於經術，著作等身的人。所有的三易洞璣易象正等十幾種，都算是已泐有成書；但還有春秋表正，詩暑正兩部精心的著作，與諸生講學時，雖已提示過大綱，但尙無定稿。本想於罷官後，歸隱故山，專心撰述，可是又被這一回國變牽入政治漩渦。他死後，這兩書的精義，也只好隨自己永闕泉壤之間了。他一生淡於榮利，其登仕途，也不過學優則仕，原屬當時讀書人非走不可的一條路，況且還有致君堯舜，自許契稷，那一類書馱子念頭呢？成進士後，在崇禎朝做了十幾年官，所事之君，雖非桀紂，可也決不能說是堯舜。性情異常險刻，多疑善忌，自以爲明察秋毫，其實糊塗透頂。對待大臣，毫無禮貌，宰相幾個月就要換一個。其餘各臣，一言不合，非殺頭，則廷杖。記得戊寅那年，滿州大舉犯關，京師震動，嚇得京裏大小各官，魂飛魄散，沒命的鑽謀外放，企圖逃此大劫。道周在故鄉聽了警報，反而挈帶妻兒，不遠數千里趕到北京，意欲與皇帝共患難，同生死。然而皇帝所報答他這一番惓惓忠愛之心的，却是辱罵，廷杖，遣戍三件。他

好容易利用皇家的司經局大量圖書，寫了幾部著作，還未完工，又爲獄事耽擱了。他做京官時俸祿最薄，終日愁煤愁米，不能安心於寫作。是以他寫信與朋友有云：『近來閉戶補未完書，如火燄中誦經，當啼足笑，聞有豪心，輒復自止，唯云大業易斷，至道難聞而已。每念古人朱晦菴，陳同甫，不覺興嘆。還山誓墓，悔之晚矣。』受杖下獄後，他還是扶創寫述，但牢獄之中，那有從容懶祭的便利，是以與朋友書又說：『今兩月以來，尙輾轉牀簀，未能起立。視陰顧影，日晷無多，不知如何能返空山，以畢學易之願？北風時作，中夜泫然！』這都是他發自心靈深處的呼喊。生活的壓迫，未嘗使他皺一皺眉，北鎮司四次嚴拷，午門前一頓幾乎致命的大杖，也未嘗教他滴一滴淚，但這坐視流光之悠悠逝去，而名山絕業未克告成，却的確曾教這位熱心學問的學者，感受滾油煎心之痛苦的。

出獄後，遣戍辰州，路過浙江，被一班舊門生截留到大滌山講了幾個月學。許多的經籍上的疑義，於師生反覆討論間，分析貫通不少，而且幾部書也同諸生分纂成功了。他這才知道著作與做官決不相容，與一切世務也不相容。宏光隆武兩朝，他屢屢上疏乞退，並非不念國步之艱難，不過完成自己著作之心太重罷了。

況且，他又覺得四十歲以前，寫文章甚感困難，寫出來的東西，也空洞浮泛，毫無實質。四十後，體氣雖似較衰，而心思却更加靈敏，頭腦更加清晰，才力也更加磅礴雄闊起來，每一臨紙，平地波瀾自湧，滔滔汨汨，一瀉千里，支配那枝筆的不是他自己，而是另外一個精靈。平

生所讀的萬卷書，所行的萬里路，所嘗人情的悲歡，所歷世路的夷險，都融合在一處，凝成一段智慧，光明洞澈，有如水晶。即對於經義，所見也與前不同。人呀，真是個奇怪的東西，當他走在人生的旅途上，眼睛是被造物主蒙上許多層翳子的，開頭走的一段路程，眼前漆黑，茫無所見，走一程，翳子揭去一層；漸漸看見天光了，漸漸看見花鳥人物了，漸漸看見烟雲田野了。四五十以後走上人生的峯巔，眼翳完全揭去，呈現在眼前的是一個天空海闊，氣象萬千的世界。所以文人死在四十以前，乃是文人的大不幸，社會不讓中年以後的文人，好好發展他的天才，讓他把人生和宇宙的奧秘洩露出來，是社會的殘酷，文化的損失。我們的黃石齋先生生於十六世紀，沒有研究過西洋的心理學生理學，不知人生成熟期是在四十歲，及人類腦力以四十五中間十年為最佳諸說，但憑他個人的經驗，却的確感覺到實有這回事。他又認清楚了自已是一個天生的著作家，除了著作，什麼都與他不宜，以前那些致君堯舜，自許契稷的想頭，都愚妄可笑，無怪十餘年來遭受這麼多的無謂磨折。假如他這一回不死，他一定要找個深山幽谷隱居起來，與二三同志，自耕自織，以他剩餘的精力，垂老的年華，虔誠地貢獻於他的神聖事業。啊！只有著作是永遠不朽的！什麼朝代的興亡，在著作之前，又算得什麼一回事呢？中國自黃帝以來，已歷四五千年，十年來，一二百年，便要換一朝皇帝，然而孔子的一部春秋，却至今一字不動，光芒萬丈！

他又仔細剖析自己的這一股著作熱，究竟爲了什麼？爲利？則著作之事，本來無利可圖，

況並非諛慕之文，也不能拿來騙錢。再者，像他，像黃道周這樣一個人，那裏還會想到錢之一字。爲名，這倒有一點，本來立言列於三不朽之一，而君子又是疾沒世而名不稱呀！但再往心的深處一探討，又覺得不像了。原來創作或創造，也是我們人類基本欲望之一，是一股內在的力量。鞭策燃燒着我們，非把我們自己的情感意志，藝術地表現出來不可；對於某項學理，有了真確的見地，特殊的發見，更非傾吐出來，與千古以下的知心人相視而笑不可。無怪有許多真的文人，處於任何窮愁困厄的環境，還是死抱着一枝筆不放，原來是這麼一個謎啊。

對於山水，他的熱愛之情，也不在著作之下。記得他故鄉漳浦有座鄴山，上有座鄴山書院，是他與諸生最初講學之所。山係海邊烙成岩構成，山骨透露，三十幾個大石峯，直立雲際，似乎一羣劍佩森森，往朝玉帝的天官。但說像天官，不如說是幾個散誕烟霞的高士。他們春來藹然的笑容裏，都給人一種孤高峻潔的啓示。道周很親切地喊他們爲『諸翁』，朝夕與『諸翁』相對，似乎獲得了一個更高尙更堅貞的人格。他的自號爲『石齋』，又自號爲『石人』，或亦卽由此而來的吧。

遊宦內外，東南好山好水，都留有他的履痕。但公事在身，僅能匆匆一覽而已。遊名山本如讀名著，愈讀愈有意味，愈鑽研所得愈多，匆匆一覽，還是不遊的好了。況且，山裏早晚氣候的變化，四時不同的風景，它不能坐着等你，都要你守着等它。所以我們想領略一座名山之妙，至少要在山中勾留一兩月，或春夏秋冬各去遊歷一次。至於想窮盡其奧祕，那就更非在山

中盤桓幾年不可。他自己趁公餘之便而遊山，時令大部不合，有幾回上山遇雨，積霧不開，等於閉着眼睛，去來一趟，天下最煞風景事，真莫過於此。遊山的情況與方法，又隨時隨地而不同：有時要伴侶，有時要孤獨，有時要裹糧策杖，深入數日，以窮其勝，有時要短衣草履，絕幽鑿險，而盡其奇，遊山的伴侶，更不可不嚴格選擇，他從前的遊歷各處山水，都是地方官替他供張輿馬，有時官自陪，有時派幕友導引，十有九個是俗不可耐的東西，不惟自己興趣減了一半，對於山靈也是個莫大的褻瀆。他雖喜歡遊歷，足跡也只限於東南一帶，還有中原，西北，東北，西南，還有遠在四川的峨眉，三峽，青城，劍閣一帶名勝，原打算將來去遊的。滇邊麗江上的玉龍，點蒼，也曾在他多年的魂夢裏縈繞過。他的朋友裏有個徐霞客；一生以遊爲事，足跡遍於天下，寫作了許多遊記。他對於山水的興趣，大半是霞客啓示的。想到有一回霞客邀他同遊某地，他却正壓在一堆簿書之下，不能挪移半寸，眼看那個奇人，一把雨傘，一枝鐵杖，大步如飛走了，當他被棒劍牢釘在病榻上時，接讀了霞客請人帶來報告遊蹤的信，他嘆息，他自己深爲傷悼，談甚麼蒼生社稷，無非是俗而又俗，看他的朋友，正如天半一片朱霞，隨風來去，何等教人企羨呀！

以上這些缺憾，本想以清閒無事的暮年來彌補的。把一顆黃銅印向朝廷一交，身上便立刻卸去千斤重擔，而且背上也會立刻長出兩支翅膀，雖不必一定要像莊子逍遙遊裏那主兒的廣若垂天之雲，至少是長大的，張開來風冷冷的。他要滿天空飛，遍四海飛。凡是他朋友所曾到過

的地方，他都要到一到，可是，可是，現在偏又陷身羅網，唉！這可憎的世網！

迴想平生的遊覽，最足稱爲勝賞的，莫若秦山的觀日出，黃山的看雲海，雁蕩大龍湫和天台石梁的看飛瀑……

想到這裏，他精神的翅膀便把他帶出牢獄，飛到從前舊遊之地了。他現在是在泰山頂上的日觀峯。夜沈沈的，滿天星斗，似乎都有盤盞大小，一伸手便可摘他一顆。罡風劈面，帶來的不是冷而是痛。四鼓時分，東方已透出一抹白光，漸漸愈來愈亮。萬千星斗，像被一隻看不見的大手拭抹去了，拭抹得那麼爽利，竟自半屑不存。幾處山峯隱現雲海，蒼黑色的，深紫色的，沈青澱黛的，像草裏倦臥的牛羊，欠伸，蠕動，不是山動是雲動啊。又耽待了一會，光明處，泛出一派紅霞，映着青濛濛的雲氣，變成了一種紫裏綻籃的青蓮色，於是眼前萬物一雲都染上這青蓮色。山青蓮色，樹青蓮色，雲霧青蓮色，他所依憑的日觀閣的欄楯青蓮色，他與陪伴的道士鬚眉衣袂也都變成青蓮色了。青蓮色是神異的，是靈幻的，是佛國的光，一剎那間便都消失了。正如祥光瑞霧之不能顯示太久似的。這時候，天色愈明，但看下界還是黑茫茫的一片。倏忽間，天邊暗處，又現出一點瑪瑙色的光，道士說，太陽上來了。他開頭以爲太陽應該從光明雲海裏出來，誰知竟大謬不然，太陽脚下有動搖的紅光，那是東海，原來太陽的家果然是海！那光由一點變成一個半圓，變成兩個半圓，頃之，上下兩片，又接合而成整個。說像赤玉盤，說像紫金盃，都不能相稱，圓桌面大的一輪，似是洪爐裏溶的金液，通明的光亮。東方所有的

雲，瞬息間也給燉紅了，青天拉開了萬重霞錦。那光景的喬皇奇麗，只有借佛經上兩句話，不可說！不可說！太陽的上升時也不似平地上之所見，徐徐的，冉冉的，都是騰湧的姿態，一轉眼便上來十幾丈，直達天空。看下界還是黑茫茫的一片。河山大地沈沈在睡夢裏，芸芸衆生也沈沈在睡夢裏。

現在，他的精神的翅膀又把他帶回了黃山。在文殊院的前面吧？在獅子林的旁邊吧？都不是，他現在是高高踞坐在始信峯的頂上。平地拔起的三個大峯，都有幾千尺高，香爐脚似相挨峙着。溝通他們血脈的是一道窄窄板橋，一株天生的矯如遊龍的古松。東西兩面。巖嶂歷落高下，如人，如獸，如筆，如塔，萬狀千態，金碧輝映。前面開闊處：九華天目，宛然蹲伏脚下。太平青陽數縣的大平野，一道水，一道烟，一層濃青，一層淡紫，模模糊糊，直伸到無窮無盡之處。天氣很好，天色藍澄澄的，似乎今天決無成海之望。忽一縷白雲，裊然起於天半，像揚起一個什麼信號：一團團，一餅餅，一糾糾的雲，應着召喚，忙忙碌碌，四面攢行而來，集合在天空。幾下一絞，便成了幾條大白練，又幾下一翻，便氤氳瀰漫，混成一片，海居然鋪成了。大風起，波濤掀騰涵湧，果有萬馬奔騰之勢。露出雲面的山峯，又似海中羅列的島嶼。日光射在雲層上，閃閃作銀白光，而暈黃眩紫之深淺不一，則又儼如波浪摺紋的色彩。……

至於雁蕩天台的瀑布，他不能再想了。五老的朝霞，洞庭的雷雨，棲霞的紅葉，羅浮的梅花……他也不能再想了。

他應該不死，應該再投入山水的懷抱，像棄兒之投入慈母懷抱。

最後，他又發作了他的書獃子脾氣：將來我的歸老地應該是民風淳樸的關中，隱居王室、嵩山；坐臥太華之頂，完成我平生最得意的著作——詩晷正，春秋表正兩部書——豈不比孔子禮北斗，受玉虹，還要滿足與榮耀麼？

想得渾身發熱，再不能睡了。爽性披衣下榻，剔亮殘燈，來做詩吧。不假思索地寫了首五律，寫完『乾坤猶半壁，未忍蹈文山』二句，把筆向桌上一擱，不意因為擱得重了些，袖口裏甩出一件東西來，原來是他夫人蔡氏寄來的家信，半月以前收到的。

他的夫人蔡氏是個賢惠而又能幹的婦女。書讀得很通，能摹仿丈夫的書法，是丈夫的好書記與著述時的好助手。他援徽的義勇軍，即是夫人與他姪兒們在家鄉替他招募的。聽見丈夫兵敗被俘之信，急遣急腳帶家書到南京獄，安慰之後，繼以勉勵，大約是忠臣爲國忘家，臨難毋思苟免等語。道周初讀夫人家書時，深嘆她深明大義，不愧爲黃道周之婦。現在忽見這信，想起信中之言，不覺一時呆住了。

對呀！『臨難毋苟免』原是我們讀書人的信條，彼巾幗尙明此義，我鬚眉男子何獨不知。洪老頭兒的好意也頗可感激，但他也無權隨意釋放我，一定要向清廷保奏。我的姓名讓他題奏到清廷，不向仇人屈膝也屈膝了。祝髮，說得冠冕，還不是等於教我親筆具結，從此對他們不再



反抗。況且我是什麼人？我是一個大學士呀！堂堂臺閣之身，被俘尚不肯死，異日何面目以見天下之士呢。我是魏藻德麼？帶領文武百官叩迎李闖，結果却是拷打追賊，腦箍兒一上便上了五晝夜，把好好個腦袋榨成兩片瓢。我是李建泰麼？被擄於闖賊不死，又降了清朝。聽說清廷暫時把個大學士虛銜，籠絡籠絡，不久便趕他回家鄉去了。呼來揮去，像對付一條狗似的。

於今世道人心也真不堪問了。所有的人像都失去本性，變成瘋狂。張天祿，許虎臣連老師都可以出賣。但鄭芝龍更可惡，簡直可說連禽獸都不如。今日我黃道周的性命送在他手裏，將來隆武皇帝的性命也要送在他手裏，等着瞧吧。

他應該不死，他想與山靈們抱頭痛哭一場，訴說這些時的艱辛悲苦。

武人們固壞，而所謂衣冠之士又有什麼好的。像錢謙益以禮部尚書之尊，居然降清——我從前還在先帝面前說他好，真真瞎眼，還有許多的名士，也屈節了。想到隆武帝在大殿上當衆焚燬約降書的故事，真太可怕了！二百多封，都是朝士們私下派人送去清軍，在仙霞關被扣的。他們無恥昧良，一至於此，還不是都爲了一個『私』字在作祟，所謂身家念重。我今日不死，他們一定更振振有詞的說道：看哪，黃石齋以六十載文章道義之身，尚且如此，何況我們，真所謂『千古艱難唯一死』呀！現在我死了，也許能激出他們一點良心來，那麼，我們明朝也許不會亡吧。是的，這幾根頭髮一定去不得，這是我中華士大夫志節的表示，要靠它維繫綱常名教；也要靠它維繫皇明的社稷，所謂桐江一絲，懸漢九鼎，它的關係是不輕的。

但是，著作呢？山水呢？古人說：『堯舜事業尚不過太虛一點浮雲』，我的區區筆墨又算得什麼？至於山水，那更不值得提了。黃山啊，白嶽啊，天台啊，雁蕩啊，我所曾遊的十八名山，你們是我十八位好友，我若靦顏苟活，逃入你們的懷抱，等於使你們多了隻狐狸，多了隻兔子，那能增重你們的聲價？我愛你們，我不能玷辱你們。你們已長留在我的詩歌裏。生死千秋，未必再晤，風雷楮墨，留我精神，你們待我不薄，我待你們也不薄。謝謝你們，好友，永別了！永別了！

想到這裏，道周覺得萬慮皆空，胸次爽然廓然，平生都沒有感覺過這樣的超脫，痛快。但一夜不睡，這時天已大亮，他反而困倦上來，回到牀上又呼呼睡去了。

黃道周死後，陳獄官總算有始有終，替他買棺盛殮。又收下他的一束詩稿，一件白絹襯衫，到督署求見洪承勸回話道：

——卑府奉了經略大人的鈞諭，諷勸黃閣部祝髮，不意那位道學先生讀過了書，固執不化，有辜大人一片保全他的好心。現在卑府已將他後事辦妥，並收得他遺物二件，呈請大人過目。

聽了陳天樂說話的口氣，我們當然已明白他不是一個什麼真的典獄官了。原來他的真姓名是陳天華，兩榜出身，現以知府銜在洪氏大營裏辦文案。因他能言善辯，所以承疇派他去串了

這麼一齣。

承疇一眼瞥見那件舊絹袍，心裏納罕，先提起來抖開一看，只見當襟處上四下三，七個大的墨筆恭楷『大明孤臣黃道周』，下面亦已坵爛，氣勢磅礴，四行大字，血痕猶濕，似是臨刑前夕噴指寫的。那四行字是：

綱常萬古

節義千秋

天地知我

家人無憂

洪承疇讀罷，一陣面紅耳赤，不覺從極深的疚心和慚愧裏，撲簌簌迸出兩行熱淚來！

本文參考材料：

黃石齋先生全集

明史本傳

罪惟錄

東南記事

徐霞客游記附錄

寄園寄所寄等

## 偷頭

——江都督，你打算在那一夜下手？

——爲什麼要在夜裏去？

——爲的黑夜裏可以不給人家看見，下手方便些。那城頭上看守得非常嚴密，你不知道嗎？

——大丈夫做事光明磊落，要去就白天去，黑夜裏偷偷摸摸，成個什麼體統，我老江可不高興這麼幹。

——你說你白天可以偷得那顆人頭嗎？那除非你是有隱身法吧。陸宇燼覺得武人頭腦究竟簡單，不覺笑起來了。

是呀，我有隱身法，我不但有隱身法，我還拜過齊天大聖孫悟空爲師，七十二般變化，無一不精哩。咱只須變個餓老鷹，拍的一翅膊劈下去，就可以將那顆人頭叨回來了。像從前敵老帥對付那虎力大仙一般，可不省了許多手脚。江漢一面說，一面伸出他那兩條雄偉的臂膊，做出餓老鷹攞小雞時的姿勢，兩手一張，又這麼向前輕輕一掠。

陸宇燼見他這樣，認爲他是不肯擔任這件事的了，心裏一急，不禁雨淚交流，熱切地喊着

江漢的表字道：『子雲，我同你說的是正經話，你怎麼竟同我開起玩笑來？可憐王督師一代忠臣竟落在韃子們手裏，他的屍身在定海聽說已被韃子剝着喂了豬狗，只剩這顆頭掛在我們甯波城頭上示衆。我們這些老朋友——這些遺民，看了真覺目擊心傷，痛入骨髓，所以想偷它回來。因爲大家覺得只有你能擔當這件事，才公推我來同你商議，不意你竟這麼不關痛癢，想這件事是沒有做成的指望了。』他說着不覺嗚咽起來。

——讀書人真迂，纔說幾句玩笑話，就急成這麼樣了。莫哭，莫哭，商量正事要緊。告訴你，陸先生，這顆頭不但白天偷它不着，便是黑夜也偷它不着的。城上日夜都有人輪班看守，誰想上西關伸一伸頭，準要挨上一大頓皮鞭和辱罵。要偷，我們還得另想辦法。

——另想什麼辦法呢？陸宇燠迫切地問。

——讓我去借行頭，借人。借得着才好着手呢。

——借行頭，你難道要演戲嗎？

——當然要好好地演一齣戲，才偷得人頭到手。

——你需要些什麼行頭？但凡舍下找得出的，我無不一力供應。宇燠殷勤地說。

——這個你們府上是不會有的，還得讓我自己去想法，不過僱『跑龍套』可得要花錢。我的光景你是知道的：自從爲了老娘，打從海上回來以後，身邊只剩錢忠介公贈給我的一柄寶刀，種蕪畦菜又賣不出幾文錢，不是靠你們各位時常幫忙，我老江早餓得兩腳筆直了。他提起

他的故主錢肅樂，不禁落下幾滴英雄淚。這是他的老規矩，每次一提「錢忠介公」四字，這鐵錚錚的漢子，眼睛便紅了，嗓子便啞了。若是恰遇見他喝醉了酒，便要放開喉嚨，把錢肅樂在冊山所做的和文文山六歌，沁園春，唐多令那些詩詞，淋漓頓挫地大唱一通，唱完便是一場大哭。但他平時最愛唱的是高斗樞替他舊同事戴少峯畫像上題的那首七古，因為他說他倆情形相像。

陸宇燼見他動了傷感，連忙安慰他道：「你勸我莫哭，怎麼自己倒哭起來了。銀錢的事你不必發愁，無論要多少，都到我那裏拿好了。不過不知道你這齣戲要在那一天演出？」

——八月中秋那一天最妥，江漢屈指一算，今天是初十，還有五天，一雲眼就到了。那一天中午的時候，你手提一隻竹籃，扮做個賣熟食的小販，走到西城門下等着，但看見城上人頭滾下，趕緊拾起，裝進竹籃，搭上布，就拎着回去，包你人不知鬼不覺一路平安到家，於是把他的計劃如此如此附着耳朵告訴了宇燼。

——妙哉！妙哉！宇燼不禁拍掌大笑，這事一定可以成功了。我們平時只說你是個猛張飛，誰知你倒是一位計足謀多的諸葛亮。佩服！佩服！

今天正是中秋節，天氣很好。青天萬里，像一片抹拭過的碧琉璃，透明，光潔。陽光普照着大地，海風徐徐扇着，沖調得氣候不冷不熱。不過中午時在太陽下走着，還可以叫人出

汗。

今天是佳節，城外河裏正舉行着龍舟競渡。男女老小各穿新衣，潮水般從西門衝出，到沙灘上東一堆西一堆散開，好似新雨過後，濕地裏怒茁的一簇簇紅黃青紫的菌。衣服的顏色，輝映着龍舟上招展的旗幟，喧笑的聲音，混雜着亂敲的鑼鼓，小販們趁熱鬧來趕賣買，手裏提着滿裝糖果熟食的籃兒，川流不絕地來往，口裏高聲吆喝着：

——熟燒賣，要嗎？大白麵饅頭，才出蒸籠，三文錢一個……快買啲！豬油糖心蒸捲，趁熟好吃。……快買啲！

西關上看守人頭的老王，從早晨受了代，一直站到這時候。看看吃午飯的時刻快到了，輪班的還不見來，腸子噦噦咕咕在肚子裏埋怨。看看紅男綠女絡繹從城關下走過，又看見賣熟食的小販，一籃一籃托過去，騰騰熱氣從搭着的白布下冒起，更覺眼光撩亂，一口口唾沫直向肚裏咽。他看着城外覺得煩膩了，掉過頭來向城裏望望，看輪班的來了沒有。忽然看見一隊人馬，迎面走來，約有二十多個，一色穿着旗營裏的號衣，牽着狗，架着鷹，像要去打獵的光景。爲頭一個人，頭戴一項紅纓涼帽，身穿天青色團龍開氣袍，下襟拽起，外披一件紅絹披風，腰跨一口刀，紫褐色的臉，頰下亂草般鬍子，身體魁梧，威風凜凜，賽似一尊金剛，不過好像喝醉了酒似的，滿面通紅，兩眼迷離，脚步也有點歪斜。他走到關下，忽然回頭問部下軍人道：

——這座關門叫什麼？

——西關。一個軍人回答。

——咱要上去看看。於是他帶領那夥軍漢，一步一步走上城來。老王看了這裝束，又看了這氣派，知道這準是旗營裏新來的一位滿洲將軍，怠慢不得，趕緊把頭上紅纓大帽正了一正，當那位將軍正走上城頭，便搶進幾步，恭恭正正地打了一個千，自己報名道：

——小的王二，叩接軍門大人虎駕。

這位滿洲將軍不知道是位副將，還是一位參領，不過王二日常看見旗營走出來的提督大概是這般打扮，想來過份的恭維總不致惹人憎惡，所以就胡亂尊他一聲軍門大人。那將軍聽了王二這樣稱呼，不置可否，並且正眼也不瞧王二，走到那掛人頭的地方站住了。

那顆頭在鹽水石灰裏泡製過多日，並沒有腐爛，但早已乾枯了，泛着可怕的慘白色。不過我們若把這顆頭仔細端詳一下，還可依稀認出他生前的容貌：長長的臉兒，整齊的五官，足以表示他生前丰采的文秀，闊而高的額角，似乎蘊藏很多的智慧，緊閉的嘴唇，又足以表示他意志的堅決。可是兩隻耳朵割去了，額角上又開了一條很闊的傷口，左頰上又穿了一個洞。兩隻眼睛雖乾涸得像枯魚的眼睛，却怒張着，配着頭上亂蓬蓬的頭髮，和頰下亂蓬蓬的鬚鬚，倒儼然是一個厲鬼影子，瞪視着站在他面前的仇人，瞪視着這個麻木不仁的歌舞昇平的奴隸世界。

那滿洲將軍端詳了一會，打着很純熟的北方官腔問王二道：

——這是誰的頭？



——王督師王翊的頭，聽說是明朝的大忠臣啦。

拍的一聲，王二左頰上早着了很重的一巴掌。只聽得耳邊暴雷似怒吼：

——什麼是明朝的大忠臣，混賬東西！你吃的是誰家的飯，倒拍明朝的馬屁！你想反叛嗎！他是什麼，你說！

王二不覺雙膝一軟，跪了下去，巴巴結結的說道：

——小的說錯了，小的該死。他是……

——他是逆臣，他是咱們大清朝的逆臣。

——他是逆臣，他是咱們大清朝的逆臣。

王二鸚鵡學舌般把那將軍的話學了一句，他早嚇昏了。只見那位將軍拔出腰刀指定王督師的頭大罵道：

——王翊，你這忘八羔子，你從前盤踞在四明大蘭八九年，出出進進，不知害咱們吃了多少苦頭。咱老弟就被你害了。你是咱們的大仇人！老天爺有眼，你也有今天的一天嗎？哈，哈，痛快！痛快！讓咱來砍你幾刀，替咱老弟出出氣。於是他揚起刀一刀對那頭顱劈去。但喝醉了酒的人，手腕無力，這一刀劈偏了，沒有劈在頭上，却劈在掛頭的索子上，撲通一聲，那顆頭就由城關滾下地去了。

那醉金剛見人頭落下城去也不甚理會，只罵了一聲『便宜了這狗攪的！』轉過身向東城頭

就走。王二還跪在地下，一個兵喝他一聲說：

——大人要看看城上的風景，你還不起來跟着伺候？

王二爬起身來，一手摸撫着灼熱的左頰，蹣手蹣腳，跟在那將軍背後。那將軍慢慢沿城頭走去，看見城外一段好風景便停留一會，同部下指點批評一回。不一時竟到了東門城樓，又站着眺賞了好一會，才率領他那一隊軍人下城去了。王二目送他轉過城角之後，才想起了他所看守的人頭，一口氣跑回西關，走到關下一看，咦，那顆頭不見了。他不覺心裏發慌，躬着腰，撥着地上的亂草。從這頭到那頭，周圍十數丈以內，仔細檢尋，還是不見，難道是滾到溝裏去了？被一條狗啣去了？王二額角上的汗珠黃豆似的爆出來。這時候他的代班人也已經到來，兩個人在草地上反反覆覆，翻來撥去，便是一根繡花針也應該尋着了，但那顆頭呢，奇怪得很，却始終不見踪影！

現在江漢是在陸宇燠書房的套間裏。這是一間密室，四壁都是書櫥書架，堆滿了圖書，也點綴些瓶尊鼎彝之類。朝上放了一張方桌，桌上供了一具小小楠木書箱，王督師的頭就供在裏面。箱前點了一對臘燭和一炷香。宇燠站在桌旁遞了一束燃着的香給江漢，江漢接過作了一個揖，將香插進爐裏，跪下磕了三個頭，又站起身作了幾個揖，對那督師的頭愴然注視了一會兒。宇燠把江漢讓到前面書齋坐下。他今天延請的那些遺民朋友們也逐一都到來。他們都是

國亡後相約不仕異族的『棄繻社』的社友。自從『六狂生』『五君子』死難之後，社友很凋零了。現在到的是全美閑，董劍鏢，周御天，李振璣，李振玘，高宇泰等六七個人。他們或着僧服，或作道裝，因為怕動人疑忌，所以分路而來，宇燁引他們進那密室拈香行禮之後，又都讓到前面書齋，分賓主坐下。家僮送上香茶，大家啜着，宇燁的兄弟宇燦也出來同大家見禮，還有宇燁一個十三四歲的兒子也出來了。談了一陣話之後，家僮來報酒飯已齊，又讓到外廳。因為大家看了王督師的頭心里傷感，都喫不下什麼，只有江漢的酒還沒有喝，主人叫端過一張棠梨細雕文几，朝書齋南窗放下，送上幾樣下酒的菜，家僮煖上一壺家釀美酒，讓他獨個兒自斟自飲。大家談了一回閒話，又談到王督師的頭上來，都說那日偷頭之功，江都督居其第一，陸周明應居其二。

只見宇燦最知己的朋友全美閑問道：

『——明翁，那天你提着人頭回家，一路竟沒人盤詰嗎？』

『——沒有，只是當走到西巷時，有一個牽着孩子的婦人；把我真認做買麵食的，叫住我，要買糖蒸捲給孩子喫，給我支吾過去了。這一回王二失了人頭，準要挨一頓好打吧。』

『那奴才打斷了狗腿也是活該，江漢一面喫喝，一面插嘴說。那天他把我當做滿營的提督，婢膝奴顏地奉承不迭，那副奴才樣兒，委實教人瞧不上眼。我們中國就是爲了像王二這類奴才胚子太多，所以才會給人欺侮。不然，偌大的中國，這樣衆多的人民，何致於被數十萬韃

子兵殺得落花流水呢。』王二又算什麼？』高宇泰接嘴道，『像上幾回和這一回提兵掃蕩四明大蘭山和攻佔丹山行朝所在地的陳錦、金礦、田雄、劉之源何嘗不是中國人？但自從他們雞髮投降以後，不但面貌變成異類，心肺肝腸也變成異類了。他們慘殺王督師的故事，提起來真叫人怒髮衝冠啊！』

『那個田雄？莫非在蕪湖背負宏光皇帝投降的那一位？』美閑問。

『不是這個寶貝是誰？』宇泰答，『當他看見黃得功兵敗，就一把搶了宏光到清軍去獻功。宏光在他背上掙扎不脫，恨極了，把他肩膀上的肉咬掉了一塊，他還是不肯放。後來創口雖合，却變成了個人面瘡，每逢夏五月初次被咬的時節，便要發作一回，痛得他躺在牀上直噤。有一個醫生教他用豬肉切成薄片貼在患處，那瘡就張開口來把肉一片一片吃下去了，一天竟要用上三斤豬肉，才可略略止痛。並且這病每發一次便加重一次，將來想必是要由這孽症送終的了。』

大家聽了，都說是聞所未聞的奇談，又是笑又是詫異。陸公子坐在最下一位，一向是恭默地聽着大家談論，自己從不攙言，但當聽見王督師被害故事，正想知其究竟，却被美閑打了個岔，現在真按捺不住了，就開口求宇泰把故事說完。宇泰說，這件事令尊比我更知道得更詳細，還是請令尊敘述的好。李振璣兄弟，董劍鏢，周御天平日都是深藏不出的人，外事都很隔膜，所以也一齊要求宇燼敘述。宇燼便站了起來，面朝著衆人說道：

「——王督師被害情形是這樣的。今年秋天，僞清總督陳錦和金田劉三提督分三路進攻舟山，王督師看見形勢危險，奏明了魯監國，准許他回到四明山，糾合舊日義勇兵，進襲浙東各郡縣，以爲牽掣之策。但山中舊部均已星散，招集爲難，父老勸他到榆林白溪之間去想法。他遂出奉化，將赴天台，才到北溪便被那甘心媚敵爲虎作倀的團練捉住了。時清帥都在定海，來了一道命令，叫把他解送到那兒去。督師一路賦詩，神色閒閒自若。他本來生得儀容俊秀，一表不凡，懷中藏了小鏡一面，每日仍舊修容掠鬢，整巾幘，理衣衫，收拾得齊齊整整。對那些押送的軍士們說道：『你們本是漢人，但自從背上拖了這條豚尾，把本來面目都忘了。現在我教你們認識認識咱們的漢官威儀，教你們不要忘本。』到了定海，陳錦要審訊他，他向地下一坐，說道：『成敗利鈍，無非天命，我已被擒，早已辦下一死，不必多言！』第三日行刑，清師們恨他多年倔強，帶累他們喫了多少苦辛，蒙了多少譴責，要把他來一個亂箭攢射。我們的王督師毫無懼色，挺直的站在他們對面。陳錦一箭射中他的左頰，金礮一箭射中他的肩髀，田雄一箭射在他的胸膛，劉之源兩箭射在他的脅下，竟似射木樁子一般，分毫不動。一個兵拿刀割去他的兩耳，一個兵又拿大斧在他額角上猛劈了一斧，他還是站着不倒。最後砍下了他的頭顱，又在背後用刀推了一把，這才倒下地來了。一個人意志的堅剛，可以控制肉體，不，竟可以神化肉體，到了這種地步，列公，你們說怪也不怪？」

大家聽了字燂的敘述，個個凜然變色，咬著指頭，默默無言，陸公子雙手掩著臉，轉向屋

角，已哭得拾不起頭來。字燼又說道：『不但王督師是人間奇傑，曠古英豪，連他的兩個僕人也是少有的人物。這二僕：一個姓石，一個姓明，見主人不跪，他們也不肯跪，清帥叫手下用鞭子打着他們跪，他們就跪向自己的主人。清帥許他們投降可以免死，他們竟堅執不肯，後來也同主人一起被殺了。』

大家沉默了好久好久。

『不過』，素以謹慎小心的周御天呷了一口茶慢慢地開言道，『現在明翁既和江都督把王督師的頭顱弄了回來，我想還是給他早日埋葬爲是。死者以入土爲安，何況於今滿奴政府耳目甚長，這事若有洩漏，可不當要的噓！』

『我何嘗不想早日給他安葬』，字燼回答，『但我和全葦翁都想驅逐異族光復河山以後，再來給他舉行一個盛大隆重的葬儀。便是馮京第馮侍郎的殘骸於今還浮厝在全兄祖塋裏，也無非是這個意思。我已看中了馬公橋那段風景最好的地方，將來王馮合葬，足爲湖山生色，我想諸公一定是都贊成的。』衆人聽說，都道這樣也好。有一位遺老說，『那馮侍郎我們雖聞其名，却未曾見過面，不知他究竟是怎樣一個人。聽說江都督與他共事有年，又同他一道去日本乞過師，想必知道得很仔細，都督能將他的遺事同我們談談嗎？』

『提起馮京第馮侍郎，那又是個大大的好人。』江漢放下酒杯說道：『當我們同到長崎時，日本那時正在排斥天主教，凡是外國人一概不許登岸。馮侍郎便在船裏天天作秦庭之哭，又刺血

寫了好幾封血書呈給日本握有實權的幕府大將軍陳情。諸位請看他是不是一位現代的申包胥！後來大將軍受了他的感動，答應我們出兵，請我們先行回國，他們整頓好了就來。但我就料到這件事要落空，請馮侍郎不必過份相信，後來我的話果然應驗了。」

『日本不肯如約出兵，不知是何緣故？』另一位遺老問。江漢尚未及回答，高宇泰搶着說道：『這又有什麼難懂的？小鬼們最善於觀看風色，於他們沒有利益的事自然不肯出力。你想披髮纓冠的古說，可以求之於島夷們嗎？』江漢聽了把頭點了幾點，表示宇泰所說的話正是他所要說的。

全美閑摩撫了一下自己的美髯，很感傷地說道：『剛才明翁說王督師死得慘，其實馮侍郎死得又何嘗不慘。去年四明山陷落，王督師逃赴舟山，馮侍郎因患病不能同走，躲在鶴頂山一家鄉民家裏，也是被萬惡漢奸告了密，抓到甯波，發滿營凌遲處死。我和明翁用了許多賄賂企圖贖取他的屍身，可憐僅僅得到一個肩胛和一支手臂』。高宇泰道：『可不是嗎？滿人就是這樣凶暴惡毒，一味用這樣殘酷手段對付我們抗清復明的志士們，八九年不知有多少志士被他們這樣慘殺了。』

『彼此也無非是各爲其主罷了，不知他們爲什麼要用這樣殘酷手段殺害我們？』周御天咨嗟地說。

『這無非是爲了要恐嚇我們，屈服我們』，陸宇燭本已坐了下去的又站起來憤慨地說道，

「他們最恨的就是我們這些讀書人，因為讀了詩書，懂得聖賢的教訓，知道什麼是禮義廉恥，又明於君臣之大義，嚴於夷夏之深防，誓死也不肯屈身於他們犬羊之族。——不像左夢庚方國安那類沒頭腦的武夫，動不動率領幾萬十幾萬部下雞髮投降——滿洲人也很聰明，知道我們才是他們的唯一敵人，所以壓迫摧殘，無所不用其極。這不過是個開端，我看將來衣冠之禍方興未艾哪！諸公不信，將來自然會看到的。」

「不過武夫中也有好的」，一位遺老說，「像浙江的王之仁，江西的金聲桓，王得仁，廣東的李成棟，不是投降了又反正，而且都死了事的嗎？又如我們的江都督難道不是武人出身嗎？」

「江兄能讀書，能吟詩，固是我輩中人，不當以武夫論」。周御天放下了茶盞帶笑地說，「不過你們才說起金李倒教我想起好多事來了。自從他們失敗以後，湖南何騰蛟，廣西瞿式耜，也相繼死難，永歷皇帝已窮竄於土司之間，想再恢復從前的局面已是難能的了。至於我們浙東呢，舟山失守，魯監國遁入海中，死灰不能復燃，滅亡也是旦夕間事。難道我們太祖高皇帝艱難締造出來的基業，就此完了嗎？……」他一面說，一面淚隨聲下，哽咽起來。衆遺老想到傷心處也一個個涕泗橫流，長吁短嘆，都說我們這一腔熱血，將來究竟灑之何地。只見江漢把酒壺一推，挺然立起，用手把桌子一拍，大聲說道：

——諸位不必如此，勝敗兵家之常，偶爾挫敗，算得什麼。現在雲貴二省尚有孫可望數十



萬精兵，可望雖不是好東西，但他的義兄弟李定國聽說很傾心於我們永歷皇上，也許他的部隊將來可以成爲一支赤心報國的生力軍。我們一方面舟山雖失，國姓成功還佔據金廈兩島，這是個不世出的少年英雄，手下兵將個個生龍活虎一般，出沒狂濤惡浪，那一次不把韃子們殺得拋盔棄甲，大敗虧輸。況且魯監國駕下還有張名振張煌言的全部水師，勢力也是不可輕侮的，安見得死灰就不能復燃呢？又況且大江南北縱橫數千里，到處是我們神出鬼沒的游擊隊，到處是結若自衛的忠義民；各城市裏又有無數歃血密盟的會社，無數預備翻城響應的集團，山和海之間，日日有臘丸帛書在私通着消息，民衆中間，天天暗地裏在磨刀磨鎗等待着起事，我們這世界表面上是韃子的，骨子裏還是大明的，只須時機一到，那四面八方埋伏的火種就要一齊燃着起來，熊熊吐出怒燄，合成一個掀天滾地的奇觀了。列公有心報國，怕什麼灑血無地？現在王督師頭顱在此，我們應當向他宣誓：我們要以他爲榜樣，和狗韃子奮鬥到底，誓死也不屈服。便是我江漢天生一副銅筋鐵骨，也不肯就此終結的，一等老母天年終了後，我不是西入滇，便是東入海，我還要創造一番事業。我要把錢忠介公送給我的那柄寶刀，斬盡我的國仇，我要親眼看見滿奴的驅逐，故國的復興，才肯瞑目地死去。這樣才對得住諸位平日待我的厚愛，才能對得住王督師在天的英靈。現在讓我來唱一遍戴少峯畫像歌，請列公和着我唱，免得諸位只管新亭對泣。於是他手拍桌子，放開雄關嗓子唱道：

旣進酒

復高歌

愁不去

奈君何

睨我牀頭三尺青萍在，  
寶茫竄魁吼立波！

.....

陣雲深處胥濤奔，  
匹夫一怒日星變，  
天心獎亂坤軸傾，  
痛哭歸來年已晏。  
丈夫熱血凍不翔，  
徒爾企脚蝸盧望屋梁。  
整袂馳思凌八極，  
羊腸折軸川無航！  
嗟吁乎，  
有日神州旭光炳，

朝霞飛麗雪臺影！

江漢的歌聲是那麽雄渾悲壯，愈唱愈響，愈轉愈高，只覺得滿屋空氣都在顫動，在洶湧，瓶花搖巍巍地卸下瓣來，窗帷一幅幅颺起，呼呼作響，大家渾身血液沸騰，心靈像昇華到一個光明聖潔，至高至美的境界，不但眼淚鼻涕都乾，而且也不管屋外有人聽見與否，竟一齊站起，放聲和唱起來了。

本文參考材料

全祖望：明故都督江公墓碑銘

錢忠介公書像記

義武將軍戴少峯畫像記

明故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僉御史王公墓碑

族翁葦翁先生墓志

邵廷采：東南記事

計六奇：明季南略等

## 蟬蛻

馮都司一夜沒有好好睡覺，等到東邊窗櫺上泛起熹微白光，才朦朧入夢，直睡到日高三丈，尙流連夢鄉，却被砰砰打門聲驚醒了。原來是總督衙門來了個戈什，傳制軍陳的命令，叫他去有話要問。他匆匆洗了臉，吃了點東西，便和那個戈什往督署走去。

浙閩總督陳錦自從掃蕩四明，攻克舟山以後，功高望重，富貴至極，身體大大發起福來。這時候正在他的收拾非常精緻的辦公所，亦即從前官廳所稱爲簽押房裏，便服科頭，把自己肥大臃腫的身軀塞在一張很舒適的太師椅裏面，閱讀往來公文。身邊一個俊僕，拿一枝斑竹桿，翡翠嘴，長長的旱烟筒替他裝煙。馮都司進去磕頭請安之後，便恭恭敬敬垂手站在下面，小心的問道：

——大帥呼喚沐恩，不知有什麼驅遣？

——我喊你來不爲別事，陳總督邊說邊從桌上一疊公文裏抽出一封來，這是昨日錢塘縣轉來王江王御史請求與他夫人李氏離異的呈文，你且拿去看看。

馮都司雙手接過那道呈文，站着看了一遍之後，又敬謹地送回總督面前的桌上。總督問道：

——怎樣？他們離異究竟是爲了什麼事？本來這類官司是微乎其微的事件，錢塘縣就有權自由處理的。但因王御史不是平民，而且又是勝國遺臣，情形特別，所以縣官不敢作主，轉了府裏，府裏又不敢作主，一轉便轉到我的衙門裏來了。我想夫妻反目，鬧到外邊知道，本來就不大體面，『當官斷離』更可以說是體面中之不體面了，做妻子的固然從此不能做人，做丈夫的也大大丟臉，那王御史也是個衣冠中人，爲什麼竟會做出這樣事來？他呈文裏控告他的夫人種種條款：如凌逼丈夫啦，攪家不良啦，，是片面之辭？還是真事呢？你在他家住着，他家匙長筯短，鷄零狗碎，知道得定比別人清楚，所以我要喊你來問問。

——這事如果老帥不問，沐恩也不敢來說，馮都司回道，那個王太太性情果然很不賢良，鬧也真會鬧，像昨夜兩夫婦還不是爲了一句話不合，便大嚷大罵起來，半夜三更，鬼哭神嚎，江翻海沸，一直鬧到天亮，不但沐恩被他們攪得通宵不曾闔眼，便是左右隣舍誰又能睡得安恬呢？今早老帥叫人去呼喚，沐恩所以略略來遲，也是爲了這個緣故。

——我正爲這個不懂，總督說，王太太的脾氣還是向來惡劣，還是近來突然變化的？若說向來惡劣，爲什麼他們結婚一二十年，倒能相安無事，若說近年變化的，一個人的性情爲什麼會變，難道真像小說上所說夢中被什麼神仙換了心肝，所以一個純良的女人會忽然變成一個頂潑辣的惡婦麼？

——據沐恩看來，馮都司答道，這不是什麼神仙換心的話，只是一般婦女吃醋心思在那裏

作怪罷了。一個女人遇見可以吃醋的機會，一位天仙也能變成夜叉呢。

男人們聚在一處時，所談話的題材雖然千端萬緒，但無論什麼國家大事，社會瑣聞，人物月且，政海波濤，文章道義，經濟韬略，理學禪宗，神仙方外，風花雪月，書畫琴棋，所謂那個時代男人們的切身關係，切身學問，男人們歡喜研究討論的問題，都不如男女關係，尤其是人家閨閣秘密之能吸引他們的真興趣，之能刺激他們的注意力，不信，但須看幾個男人集會的场所，只要有一個人提到這個問題，大家的耳朵便自然而然的豎了起來，精神便自然興奮起來，興味便自然集中起來。別的事還有人聽不入港，這話却人人都能入港，別的話有時會談不長，這話却莫愁它談不長。這是隻無形手指能撥動他們的心絃，譜出最和諧的音樂；又是一種神奇的美酒，能殼溶解大家的靈魂，使人得大解放，達到物我同春，其樂陶陶的境界。在那時候，好朋友固可以加倍嬉笑浪蕩，脫略形骸；便是平時最講究地位體統的上司與下屬之間，也會不知不覺排除那些尊卑上下的觀念，而取得精神上融和一致，像陳總督雖然做官已做到方面大吏，但他究竟是個男人，這男人普遍的癖嗜，豈有獨無之理，何況他出身武夫，腦筋裏除了酒色財氣四個大字之外，本來就沒有旁的東西，所以當他一聽馮部司「吃醋」之說，不覺把他那胖碩如豬的身軀向前欠了一欠，兩肘向桌上一搭，滿臉泛濫着樂於要聽的笑容，說道：

——原來是大小老婆爭風的話兒，哈哈，這倒有趣。那麼王御史家裏究竟有幾位姨太太

呢？

——我的爺，不過一位，已經差不多把天都鬧塌了半邊，還禁得住有幾位哩。馮都司也笑着把頭一縮，舌一伸這麼說。

——那王姨太太是怎樣出身的？王御史寵愛她的情形究竟怎樣，就惹得大夫人這樣吃醋？——那姨太太姓謝，名叫蘭香，原是江山船上的一個妓女，半年前王老爺到船上去嫖，彼此情熱，就娶了回家了。至於王老爺寵愛這位姨太太的光景，不是沐恩批評他，也忒過份了點兒，要一奉十，要十奉百，說想看戲，就陪着到戲園，說要燒香，就伴着上廟，那樣吃的東西不弄來給他吃，那樣穿的東西不弄來給他穿，幸而王老爺手裏沒有什麼錢，不然更要驕慣得不像樣了。

——想必這位姨太太定然是王嬙西子般一個絕色的美人，所以王老爺這麼迷戀着她吧？陳總督含笑地問，兩隻眼睛醉迷幾乎合成了一條縫，滿臉也顯出垂涎欲滴的神氣。

——也不是什麼王嬙，也不是什麼西子，不過倒是一個風流妖冶的女人。一雙水汪汪的眼睛，兩道灣灣的眉毛，白生生的皮膚，紅靛靛的臉龐，走起路來嫵嫵婷婷真似風中楊柳，說起話來，嬌聲嬌氣，又似巧囀的黃鸝。那倚寵作嬌，擒拿男人，降服嫡妻的種種手段，沐恩是個武人，拙嘴笨舌的，想學也學不全，想形容也形容不像。總之，這位姨太太是個天下少有慣於迷惑人的狐狸子，不論什麼男人都會被她弄得顛頭倒倒，失魂落魄，王老爺整天灌着這迷魂湯，有不醉的理麼？她的正夫人見了這個光景，心裏不自在，又有什麼奇怪呢。馮都司窺見總督

對於王姨太太的注意，爲迎合上司意思起見，爲滿足上司好奇心起見，把平日所讀小說里描寫妖媚婦女的浮詞濫調，儘量運用出來，敍說時又不覺色舞眉飛，腳踏手舞，雖然一個坐在上面，一個立在下面，倒像良朋好友促膝談心一般的感情融洽，肆無禁忌。總督把頭點了幾點，說道：

——這樣說來，是那姨太太的不是居多。王御史爲了惑於嬖妾，竟想逐出嫡妻，不但不算是個正派男人，而且還是個乖倫蔑理，喪盡天良的東西，本院有維繫綱常名教之責，那裏容得他這樣胡做。我想命令錢塘縣不批准他的呈文，你以爲怎樣？

馮都司雖然感覺王御史爲妾出妻未免太過，但想到自己爲他們夫婦半夜吵鬧時常失眠的痛苦，一種人類天然自私自心立刻趕走了他的正義感。便說道：

這足見老帥聖明，綱常名教本來是要維繫的。我想那王御史便遭了駁回，對於老帥也只有感激和欽佩的份兒。不過大帥也不要忘記剛才所說的話，那王太太也不是什麼賢良的女人，醋勁兒確也太大。本來做官的人三妻四妾算得什麼，雖然王老爺寵愛那位姨太太也有點過份，但你也算是個御史夫人，也犯得着與這類煙花下賤爭長較短？那王太太可不這麼想，只以爲自己是個結髮正妻，不該受丈夫這麼冷淡，整天叨叨絮絮地罵，一不如意便拍桌子打板櫪大鬧起來。王老爺起先總是推做耳聾，一百個不理，到忍受不了時，也就髮狠狠地頂撞她兩句，噁噁，老帥，這可了不得，簡直像把一座火藥庫引得爆裂開來了。正吃飯時，桌上一掀，盤碗匙筷，豁



瑯琊撒了一地，菜飯湯水，稀里呼嚕潑了王老爺一身，從王老爺本身罵起，直罵到祖宗十八代，什麼龜子，忘八，老沒廉恥的，污言穢語，無般不罵，什麼殺千刀，下油鍋，上刀山，惡口惡舌，無一不咒。還要動不動懸樑上吊，投河跳井，攪得整座街坊雞犬不甯。有一天，扯着王老爺同去跳水，不是旁人拉得快，兩個都滾到門前塘裏去了。又有一天，一剪子摔過去，幾乎把王老爺身上扎了個透明窟窿。老帥試想這還像個人家過的日子麼？沐恩看見的女人也算很多，這樣悍潑婆娘倒還是第一次領教，談起來只有教我搖頭搖頭又搖頭罷咧。

總督聽了這一番話也就改變了宗旨，說那王太太這樣鬧法，王御史的日子果然也不好過。我們男人自然該偏護男人一點才對，那麼，我就積個陰騭，准了他的請求吧——不過那王江王御史爲了老母被扣緣故，勉強來歸，自己說要做徐庶，只怕還有點靠不住，但看他削髮僧裝而來，不肯做本朝的官，居心到底是叵測的。現在他的老太太已亡故了，妻子又離了婚，雖有一個如花似玉姨太太可以羈絆他的脚，但你的監守還是不可疏虞的，你知道這是朝廷託給我們的人，關係重大着哩。

馮都司一連答應了幾個『是』，說道：

——這個不必老帥囑咐，沐恩自然會得當心。沐恩有幾個腦袋，敢辜負老帥的栽培，更敢疏忽朝廷的法令麼？總督因無別話可說，便將手一揮，意思是叫他出去。馮都司又行了一個禮，才慢慢退了出來。

兩天以後，馮都司從外邊回到他所監守的王江王御史寓所來，只見一頂小轎歇在門旁，兩個轎夫蹲在樹蔭下吸旱煙。大門口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圍上了幾十幾百人。馮都司從人叢裏伸着頸子向裏一看，但見王太太意氣汹汹指着她丈夫的臉大罵，又聽見她這樣罵道：

——負心賊，薄情賊，沒天理的禽獸。我不回官府控告你寵妾滅妻罷了，你倒敢告官休我。婦人家七出之條，我犯了那一條？你憑着什麼理由休我？找不孝翁姑？我沒有替你生兒育女？我養了漢子替你拚上一頂綠頭巾？我做了什麼見不得人的事，辱沒你的祖宗，連累了你的家聲？今天趁列位街坊在此，請大家來評評這個理。黑心的賊子，爛了五臟六腑的強盜，你爲什麼腆着臉站在那裏裝聾賣啞，老不搭腔呀？你幹的事，若是合乎人情天理，理直氣壯，爲什麼不把你的理田對大家說說呢？

只見王江站在門角，一張臉氣得紅裏泛紫，嘶啞着喉嚨說道：

——罷，罷，你不必再罵了。在家裏撒潑不殺，還要撒到大門外來，還可以說你不是一個潑婦麼？潑婦，我不開口並不是怕你，是不屑同你說話。你說你不犯七出之條，可是妒忌也列於七條之一，你知道不知道？這婆妾原是人家常事，我還算得個一生不二色的男人，直到四十歲上，因爲兒子死了，斷了嗣續，才房裏收了一個人，希望將來生子，好綿延祖宗血食。『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讀書人最講究的就是這一點，你不讀書，那會明白。就說婆妾罷，人家三

房四房十幾房的也多得緊，我只僅僅乎娶了一個，你就這麼容不得，整天吵得家翻宅亂，連祖宗在神龕裏都被吵得不能安甯。你要請街坊評理，我也可以請列位街坊做個證見，她這無日無夜的吵鬧，列位也不是沒有聽見，列位之中不乏明白人，這樣攪家不良，凌虐丈夫的婦女，請問是該出不該出？俗語說家醜不可外揚，若非萬分不能忍耐，誰又願意上公堂去請求離異呢？做官的人最要緊的是顏面問題，難道我就不顧顏面嗎？……

王江的話尙未說完，太太就搶着說道：

——你別對着街坊，顛倒是非，想把罪過都推卸在別人身上，你欺得人欺不得天。你也別動不動抬出書上一番大道理來嚇人壓人，什麼『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你想想你那十七歲的大兒子是怎麼死的，還不是爲了救援你這老傢伙才死在亂軍之中的？你想想你的兒子，也就不忍心娶妾了。娶妾，是爲了生兒子，爲了延綿祖宗的血食，哼，好光明正大的藉口，可是我今年也還不過三十七八歲，安見得就不能再生育呢？你說娶妾爲了生兒子，從前你有兒子的時候，爲什麼連你老太太的丫頭玉梅都勾搭上手呢？把玉梅弄成個大肚皮，你又怕老太太教嚴厲不敢承認，急得玉梅只想上吊吞鹽鹵，不是我從中周旋，打發玉梅出了嫁，你豈不害了一條人命？像你這一類讀書人，口頭上仁義道德，骨子裏其實是男盜女娼，你不承認你娶妾是爲了好色貪淫能咧，還要厚着臉皮說什麼祖宗啦，孝與不孝啦，你不羞，我倒替你羞死了。

衆人聽見這些話，要笑又不敢笑，只把眼去望王江。王江被太太揭出他過去醜史，臉上那

股羞憤神情更難看了，只吃吃地說。

你：你：你敢是瘋了。……什麼金梅玉梅的，簡直連影子也沒有的事：你：你：這樣無中生有，含血噴人，真是個善於嚼舌頭的婆娘——列位街坊千萬不可聽她胡說亂道。你說我貪淫好色，你去看看那些做官的人，誰不是金釵十二，粉黛成行，窮極聲色之樂？我到四十多歲上爲了沒有兒子才娶妾，這還不足以證明我不是好色而是爲了孝敬祖宗麼？還不足以證明我是個好丈夫麼？

——呸！王太太向丈夫劈面一口吐沫唾去，幸而王御史閃得快，沒有睡着，罵道：厚臉黑心的東西，我說你臉皮厚，心肝黑，有一絲一毫錯了麼？你說你直到四十歲上才娶妾，足以證明你是一個好丈夫，你想想四十歲以前有不有力量娶？列位街坊在這裏，我今天爽性把王江的德行對你們宣揚宣揚。這王江從前是個窮秀才，教蒙童館糊口，窮得吃了早餐就愁晚餐的。我嫁到他家以後，日紡紗，夜績麻，接人家針線來做，往往要忙到四更天才能睡覺，還要燒鍋打灶，劈柴淘米，冬天冒着大北風，下河洗衣服，夏天烈日當空上山拾柴草，可憐十個指頭都做禿了，兩隻眼睛都做昏花了，才能勉強幫他混過日子。我老子娘在世時候，光景還好，四時八節，送東送西，口中吃的，身上穿的，家中動用的，差不多樣樣同我們對分。後來天下漸漸亂起來，年成又不好，我兩位老人家相繼去世，斷了丈人家的接濟，日子過得更艱更苦，幾天沒米下鍋是常事。我到野外去挑野菜煮在粥裏，有時真的硬着頸頰咽粗糠，留着比較好的東西給

他父子吃。婆婆年老的人了，受不得磨折，而且也是應該孝養的，夫者婦之天，是我終身的倚靠，甯可餓了我，不可餓了他，那幾年裏什麼琵琶記裏趙五娘的苦我沒有受下來？……可是我比得上趙五娘，他比不上蔡中郎，蔡中郎和牛丞相女兒結了親，一心想念自己的結髮，他把個娼婦弄進門來，當做南海觀世音菩薩供養，眼睛裏還有我這個元配妻子麼？……他四十歲以前連一個妻子都養不活，還得娶妾？這也算得他有良心，哈，哈，笑話，笑話，諸位聽了不是要笑掉門牙……

——那時候，那時候，王江想剪斷他太太的話。

——你不必從中打岔，讓我把話說完。太太又滔滔敘述下去道：前兩年魯王在浙江監國，他同王督師王翊在大蘭山一帶起義勇兵。王督師專管兵，他專管餉，倒掙得了一個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的頭銜，列位要知道這個官在太平時代也算相當的大，在那個亂世，可憐可憐，連如今知縣衙門裏的小書辦還不如。況且藏頭隱尾地躲在深山裏，生活也就同生番野人差不多，還說什麼做官的榮耀，做官的享受哩。更苦的一時大清兵來圍剿了，一時團練來搗亂了，不是接仗就是逃。接仗的時候，炮火連天，箭啊石頭啊，雨點般射來拋來，喊殺的聲音連一座八百里的四明山都震得倒塌似的。嚇得人三魂走了九魂半。繩子拴在腰裏，刀子插在手邊，準備情形一不對，就結果自己。說逃，那就更要命了，往往黑夜裏說聲走就走，那時候有什麼轎兒來抬你麼？車兒來推你麼？千巖萬壑，窮山絕壁，一脚高，一脚低，亂蹦亂竄。風裏眠，雨裏宿，幾

天沒有粒米下肚，口渴了就掬那山澗裏冰水來喝。有時腳帶跑鬆，鞋子不知脫落在那裏，脚痛直鑽心，蹲在地上寸步難移。這時直教人只願死不願活。若非我那死去的兒子（王太太提起兒子，不覺掉下眼淚，拉起衣袂擦了一擦，又說下去）有時攙言我，有時措言我，我幾回已從那萬丈深坑的山嘴跳下去超了生了。我嫁了他二十年，享受他一天安穩福沒有？我同他不但是糟糠夫妻，而且也是思難夫妻。我雖然沒有多讀書，也彷彿記得書上有這麼兩句話：『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他現在投降了大清，將來大約還有大官給他做，我記得書上說『貴易交，富易妻』，無怪乎他要趕我下堂了。這也是個人，這也是個讀書的做官人，列位，你們大家替我來評斷評斷：

王太太把過去歷史歷落地向衆人訴說，怒氣漸漸消滅下去，倒鈎引起無限傷心，一把眼淚，一把鼻涕，號啕痛哭起來。王江臉色由紅轉白，只有鼻子裏哼唧乾笑的份兒。這番話馮都司一句句都聽在耳裏，心裏想道，好利害的女人，好利害的女人，說出話來句句佔上風，又是一番大道理。真是伶牙利齒，能言善道，碰着這樣妻子，做丈夫的確也難於招架，不過據他這麼說，王江也真太不成人了。想排開衆人，走上前去勸解勸解，又不知應當說什麼才好，看衆人的意思也都替王太太抱不平，很不以王御史爲然，不過也都苦於無話可說。因爲看見王太太哭得太傷心，有個白髮老翁叫做趙五官，是對門油鹽店老闆，一向居心忠厚，歡喜替人家排難解紛，馮都司也認識他的，上前勸道：

——王太太不說過去的事，我們還不知道，說了出來，我們心裏都明白了。可是，俗話說「清官難斷家務事」，又說「夫妻吵架常事，旁人勸多事」。這夫婦吵嘴，旁人是管不得的。王太太訴說王老爺這許多負心薄情，如果都是真的，那麼，王老爺，你不要怪我們說，你確也有點不是。不過，我想王老爺是個讀書明理的君子人，決不會如此。氣頭上沒有好話，也許太太說的話過份點兒。夫妻沒有隔夜怨，王老爺和王太太若瞧得起我們的薄面，就由我們打個圓場，兩位都消消氣，從此言歸於好，豈不是一天大事都完了。

王江道：

——承列位街坊好意，我很感激，可是這不是尋常夫婦口角的事，是當官斷離的事，呈子已由錢塘縣批准，覆水難收，那裏還有挽回的餘地……

——列位好意，我也感激，王太太擦一擦眼睛，又揚起嗓音說道，但是，列位想想，我還能再同他相聚麼？他寵妾滅妻，告官休我，我還沾戀在這裏，我也不是個人了。我雖然是個女人，我可有志氣，有骨頭，我出了王家的大門，從此再不進來，我從此同王江生不見面，死不燒香，恩斷義絕。你們以為我還希罕同這衣冠禽獸相處，再來受他和那娼婦的惡氣呢，謝謝吧，謝謝吧，他以後就磕頭禮拜請我回來，我還是不回家的呢。

衆人說，既然王太太拿定主意不和王老爺相聚，我們也不好勸解了。但不知王太太這一去是回娘家去呢？還是另有落脚的地方。而且以後贍養費用，想必王老爺俱已措辦了吧。衆人

明明知道李家已沒有了人，王太太已不能回她辰谿原籍，所以說出這話希望提醒王太太，叫王江拿出一筆生活費來，並將她安置在一個適當的地點。這是衆人衛護王太太一片好心，也是爲了十分同情她的緣故。

只聽得王太太說道：

——關於我以後的生活倒不消列位過慮。我說過我是有志氣的女人，既同王江斷了情義，我難道還會叫他養我？我本來認識清波門外白衣庵的院主，她是我同鄉，我從前也拜過她爲師的。現在就到那庵裏去，先帶髮焚修，後來就要落髮受戒，正正經經出家了。——將來若能修成善果，也算王江作成我的。今天對大家敍說了過去的一切，使大家知道這中間的是非曲直，我的氣也消了一半了。勞動了衆位街坊，我心裏很是不安，現在時候已不早，我要動身了。王太太說着對大家深深萬福，說是道謝，又當是拜別。便回頭吩咐僕人王明挑出她的行李，自己上了轎，一行人就此在夕陽影裏，秋林深處，冉冉消滅了。

王江自從那天被夫人當衆宣佈了過去歷史以後，左右街坊上的人見他走過時，雖照常一樣站起身來同他招呼：今天天氣好，吃過飯沒有，勉強同他寒暄，可是個個臉上總不能自禁地帶着一種鄙薄神色，有的人等他一轉過身，還要吐口唾沫，罵聲沒倫理的禽獸。王江自知理虧，也羞見衆人之面，躲在家裏，不敢出門，足有半個月之久。見馮都司也很難爲情，說話時總是



沒精打采，拉東拉西的。後來家裏坐得不耐煩，便出去西湖上遊玩。清早出去，黑夜才歸，有時在外邊住上一日兩日。馮都司知他抱愧，不大同他說話，也不大去干涉他。

一天，王江對馮都司說要到靈隱寺去住幾天，因為那寺裏方丈是他舊相知，現在要去同他談禪道悶。馮都司無可無不可地允許了他，只問他幾日可回，他答應五日，便同僕人王明一同走了。

五日期限轉瞬已過，馮都司還不在意。到八日頭上仍不見王御史回家，問他姨太太，姨太太也說不出所以然來，想必談禪談得高興還想多耽擱會子吧。又等了兩日，共是十日了，這就叫馮都司有點急了。叫姨太太查查王江行裝，看帶去什麼東西。姨太太說丈夫臨出門時只帶了一個小包裹，裏面無非是幾件舊衣，怕山中早晚氣候變化準備添用的，此外並沒帶什麼。叫她仔細再查，打開王江平日每每親自啓閉的一隻小箱子，發見一本詩稿，一包文件，告身，封誥，和十幾兩碎銀子都不見了。馮都司這才感覺情形的嚴重。趕快邀集他營裏一班人，跨上馬，到靈隱寺去尋覓王江。那寺的原來方丈因政治嫌疑，早被驅逐，新方丈是北京西山某寺僧人，新近由某王爺介紹前來的。他說他並不認識什麼王江，更不見王江來此。這方丈和尙倚仗王爺威勢，在浙江專一招權納賄，挾持大吏短長，連那甘心替滿清政府做走狗，用無數同胞鮮血染紅頂子的陳總督都怕他三分，馮都司怎敢在太歲頭上動土，只好把沿湖各寺院搜索一遍，那裏有王江的影兒。

跑到清波門外白衣庵找王太太，明知他夫婦已經離異，那能在他身上問他丈夫的下落，不過想從她口裏探出點線索來，好作爲尋訪的根據罷了。不意到庵之後，庵主說一個半月以前是有個王御史夫人來此居住，十日前他家管家老王打乘小轎已把她接回去了。王夫人之來庵，係作道場，追薦亡故父母，兼借此養靜，並無夫婦離異，來此焚修之說。馮都司聽了，目瞪口呆，這才知道半年以來王御史夫婦吵鬧，告官離婚，都是裝出來騙人的。現在撇下姨太太，拐去大夫人，想早由錢塘江出口，入海多時了，這條金蟬脫殼計，玩得這麼巧妙，就是神仙也猜詳不透吧。茫茫大海，渺渺煙波，那裏去尋他？那裏去尋他？除了硬着頭皮，把實在情形回明陳總督，叩頭請死之外，還能做什麼呢。

但是，出於馮都司意料之外，陳總督雖把他申斥一頓，但也不會十分惱怒，最後吩咐他道：——你的事讓我來想法子替你彌縫。可是今天晚上，你把王姨太太用頂小轎抬到我衙門裏來，悄悄地，不許讓人知道，你懂得了麼？現在你就起來去吧。

### 本文參考材料

全祖望：明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東王公神道闕銘

邵廷采：東南紀事等

## 迴光

張茂滋自甯波被救出獄，回到華亭原籍，又大病起來了。

這一次比在陸氏觀日堂的那一回還要利害。他祖父的故將汝應元……也就是現在出了家的無凡和尚，日夜在他身邊伴守着。他的老僕孫繼疇着一條腿，來來往往替他傳湯送藥。所有松江有點名氣的醫生都請來診過；所有本地的巫婆都叫來作過法；所有附近廟宇庵堂，老孫都去磕過頭，許過願；無凡在家裏朝暮禮佛唸經，又許下少主病愈後虔誦藥王佛寶經三萬卷，茂滋的病，却一天沉重似一天，他自己也明白是沒有痊愈的希望了。

四十幾天的大燒，飲食不進。把個朱顏年少瘦成玉骨一把。每天下午，那燒熱的狂潮湧湧而來，他那慘白的雙頰，也泛起兩片紅霞，無神的眼睛，也閃射一星光燄。潮退後，便懨懨一息，像一個臘人兒般躺在牀上。

當他發燒時，所有的嚶語，說的都是舟山陷落，他死裏逃生的經過。當他神智清楚時，所回憶的也只是這些情景。

這幾天以來，病象更變壞了。原來他已綿綿延延說了一日一夜的嚶語，兩隻鷄爪似的手，在被頭牀畔游來游去也游了一日一夜之久。醫生都已拒絕下藥，但老孫心不死。前日陸春明託

人帶了枝人參來，說是真的紫團參，小指長的一截，銀子一百八十兩。以前他少主不許他用，說自己是不濟事的人了，何苦糟塌這貢藥。現在他敢試一試這回生起死的仙丹，挽回少主的生命。參熬在一個小藥罐裏，坐在榻前一個火爐上。

傍晚時分，病人神氣忽然甯靜起來，無凡和孫繼守在榻前，見病人的臉色忽變成紅玉似的鮮潤可愛，兩眼大張，散開的瞳孔，忽又緊緊收斂，現出一種異樣的光輝，青春結晶的光輝，生命集中的光輝！

「這不好！這是迴光返照啊！」無凡說。再摸他的脈息，漸漸微細，以至於完全停止；呼吸也越來越短促，頃刻臉色又轉成灰黯，眼神也散了。

「我看是不中用的了！」無凡不覺流下眼淚。

孫繼急急轉身去倒罐裏的參湯，企圖拿來「弔氣」。

他不知即於他這一轉身之頃，過去火辣辣的一切，正電光般在他少主的記憶裏湧現：

自從滿清軍隊在橫水洋破了阮進水師以後，又進圍舟山，紅夷大砲日夜向城上轟擊，又用雲梯上城，又掘地道埋地雷來炸城腳。城上的守兵日夜抵擋，那裏抵擋得住。他……張茂滋，看見他的祖父，那位方方臉兒，高高身材，穿起蟒袍玉帶來儼然一品當朝宰相風度的祖父，在堂屋中間只急得亂轉。又聽見他憤慨地連連頓腳道：「早用吾言，不至於此！」「早用吾言，

不至於此！」舟山雖是小城，內部情形也是異常複雜。這一次魯監國與張名振進攻吳營時，曾命他祖父守城，但又不給以實權，所以他祖父這時候只空在府中發急。

耳邊霹靂般巨砲轟城聲，如潮的喊殺聲，滿城婦女恟惶失望的號哭聲，把斗大的舟山城鼎沸起來，掀騰起來。他幾天以來已不到書齋唸書了，一會兒跑到府外拉住中軍林志燦問守城消息的好和壞，一會兒又跑回廳堂看他祖父，看他柔腸寸斷的母親，看他嬌啼宛轉的妹妹。日子真太長，一霎眼便像過了幾世幾劫；日子又真太短，這樣國破家亡的大故——從橫水洋水師全覆到舟山的陷落前後不過十天。

那一天早上，林中軍急忙進來，附在他祖父耳邊，低低說了幾句話，他只聽到最前的一句：監軍主事金丘二人昨夜已獻城了。他又只聽到最後的一句，老相公與奶奶公子們還是暫時到那裏躲躲才好。他看見他祖父十天以來，不吃飯，不睡覺，老是鐵青着一張臉，但最近一二日忽然變得很從容了，決斷寫在他的嘴唇上，眼睛裏，他知道將有什麼事發生，他不能想，一想便渾身打戰。

『志燦，』他祖父慨然長嘆一聲，喚着林中軍的名字說，『我是一位大臣，負有守城之責，城陷理宜身殉。你伺候過我多年，難道還不知我的心事。但是……』他用手向茂滋頭上一指，『張氏血脈，僅此一線，亂軍裏，還望你兄弟加意保護他。能趕上魯監國的大駕最好，不然就送他回松江……』祖父回頭看着他三位庶祖母，和他的母親，妹妹，慈和地說道：『我已決

心殉國了。你們呢？想逃生，這時候也許還來得及。」

『說什麼逃生的話！當然都跟您老人家去。』她們慨然回答。

『主人殉國，我們也殉國。』老蒼頭張孝，書僮小明，丫頭金鳳，銀鳳，老乳母李奶奶，老女僕陳老娘，還有挑水的，養馬的，看門的十來個人也都慨然同聲說。

『好！那麼跟我到雪交亭上來。』祖父說。

兩株幹如鐵石的玉梅和雪梨，東西相對，枝柯相交，花時把座亭子浸在香雪海裏，現在卻是一團滂然的綠雲，鬱鬱的覆在亭頂上。這是他祖父到舟山以來建築的。他退食之餘，就愛獨自到這亭裏徘徊，沉思。公事也常在這亭子裏辦。

他的祖父換了朝服，向東方遙望魯王御駕行了辭別禮，女眷和婢僕們也循序向主人行了禮，都從容地向亭子的樑上結起白練和麻索。他，十九歲的青年張茂滋，覺得渾身血液都奔注到頭部，雙耳蟬鳴，眼前一片暈暈的紅光，紅光裏，只見縱橫撩亂的白練，縱橫撩亂的人影！他最敬愛的祖父，他至愛的母親，至愛的妹妹……：亭頂像磨似的團團旋轉，愈轉愈急，以至眼前完全漆黑，這是人類最後的一天！世界最後的一天！他狂喊着攀攀祖父的脚跟，拉拉母親的衣角，猛然解下身上的腰帶，隨手拖過一張踢倒的櫥子，『祖父，你帶了孫兒去！』把自己也向樑上一掛。

『小相公，你死不得，老相公囑咐過你逃走！』林中軍和他兄弟林志桂死命地把他從樑上

擱下地來。

『讓我死，讓我和祖父和母親一道死，我不願意逃！』他掙扎着，他發了瘋般狂喊着，亂咬林家兄弟的手。

挾在兩條孔武有力的臂膀裏，他像小鷄般被拖出衙署。

扶老攜幼提包背裹的難民，潮水般自東邊衝來。後面趕着明晃晃的大刀，奇裝異服兇神般的清兵。

刀光霍霍，鮮血四噴，屍骸亂倒，只見那些號哭連天的男女老幼們，亂竄亂滾，真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

他一回頭，不見了林家兄弟，也不知什麼時候衝散的，只覺自己渾身溼漉漉地，不知何以染了一身血！

略一定神，恍惚記起一剎那間，眼前刀光一閃，他的左臂一鬆，身邊倒下一個！刀光又一閃，他的右臂一鬆，一聲慘叫裏，身邊又倒下一個。他母親替他收拾就的一個衣包，一小囊首飾和銀錢，也跟着林家兄弟失蹤了。

『撇下我，仵伶孤苦，平日又少出書房，路又生，教我往那裏去？』他正在徬徨無主之際，又一陣人潮衝來，把他擠落路旁小河裏。

『這一遭死定了。早知這樣死，不如死在祖父和母親的身邊！』他心裏想。

河淺，芰菰叢密，不會游冰的人，落了水，有時偏不肯下沉。身子像一條喋喋水面的游魚，斜斜掛在水裏，一叢散開的頭髮，飄蕩水面，和荇藻交纏在一起。

不知被誰一眼瞥見了，又被提到岸邊來。

睜開眼，面前一個彪形漢子，穿着清兵的號衣，滿臉油汗，半個光頭在秋陽裏發亮，一圈辮子緊緊盤在前額，異樣的兇惡，異樣的叫人看不慣。

『殺了我！』他指着那兵士手中的刀。

『我同你無冤無仇，爲什麼要殺你？』那漢子笑嘻嘻的說，提起他的膀子，將下他戴着的  
一隻金鐲，那是他母親沈孺人臨死那刻，從自己臂上卸下來給他的。

『給我！』又來了一個同樣裝束的兵，舉刀威嚇搶他鐲子的伙伴。

『這是我的財氣，于你甚事？』第一個兵把鐲子往懷裏一藏，撒腿就跑了。

後來的那個兵，看他身上別無貴重的東西，便來剝他的衫褲鞋襪。那身被血濺滿被水浸透的衫褲，那一雙漬滿污泥的鞋襪，在六年苦戰，物資極端窘乏的時候，還是一樣有人垂涎。

『替我扛這布袋，饒你不死！』那個兵把溼衣匆匆塞進一個大包裏，解下腰間一條麻布，向他身上一丟，意思是要他遮蔽了赤條條的身軀好跟他上路。『咱們打南門走。不行，不行，碰着那些狗娘養的八旗兵。這一袋東西便保不住。他們就只是欺負咱們。還是跳城牆走他媽的好！』他才知道這個清兵屬於當時所謂綠營，是漢人！



上了城牆，向下一望，啊！差不多三丈高，怎麼跳，跳下去，豈不跌得粉身碎骨。咳！早知如此，不如死在祖父和母親的身邊！

『狗崽！你敢不跳，看刀！』撲托一聲，布袋先落地，撲托一聲，身子也跟着落地，好像騰雲般，竟沒受一點傷。

那邊還在亂閃閃的搶人殺人，撞見人，布袋怕保不住，又回到濠河邊蘆草裏伏了。

不知過了幾個時辰，天晚了，二人借着蒼然暮色的掩蔽，閃閃藏藏地抄小路走。到了一處廟宇般的處所，那兵把他向廟裏一推。進了門，他抬頭把廟額一認，『道隆觀』三個大金字在黃昏影裏，閃閃放着光——原來是三年前隨母親來燒過香的舊遊之地。

裏面還有幾個兵，埋伏在廟門背後，專捉無意撞進來藏躲的難民，好像獵人設下陷阱捕捉野兔似的。

一會兒便有兩個人落了圈套。一個是四十來歲商人模樣的人，一個是不知何時失散了父母的十五六歲的小夥子。

鬧到一更天氣，沒有續來之人，他們也乏了，把三個獵獲物向牆根一推：『你們好好蹲在這裏，等老子明天放你！』他們自己都到廊下，橫七豎八躺了一地，頃刻之間，便鼾聲四起了。

『我們趁這個機會逃脫了罷。』商人悄悄的提議。

『他們說明天放我哩。』小夥子——他自從與親人分散後便一直是淚眼婆婆的——怯怯的

說。

『小哥，別做夢吧。他們安着什麼好心。不是叫我們家裏拿錢來贖，便是把我們販到北邊去賣給旗下做奴才。你不願意走由你。』

東邊廟牆缺了一角，喜不甚高，他們早已着在眼裏的了。商人走過去，打頭兒攀住壞磚，輕輕爬了過去。小夥子跟着，很敏捷的一跳，也便過去了。他才用手向牆頭一搭，咯的一聲，墜下一塊磚頭來。

『不好了！不好了！走了人了！』那廊下睡着的兵一齊從夢中驚醒，起身就來查視。

他機械地把身子一縮，往深草裏一蹲，一動也不敢動。

咯！又一塊磚頭落下，牆頭跳過一隻大黑貓，碧綠的眼睛，閃閃黑影裏，有如兩炬鬼火！

『原來是這個剝皮的畜生！倒害老子們嚇了一跳。』他們喃喃地罵着，又躺在廊下做夢去了。

他等那幾個兵約摸睡熟，再輕輕地爬起身，小心地攀着牆頭，向外一跳。一氣向前跑了幾里。眼前一片水光，擋住去路。那兩個先逃的還在他前面，相離不過幾步。

『這是東江浦，』那商人說，『趁潮水未漲時過去，還可逃得性命。』

他們跳下水，半涸半涉地過去了。

他略一逡巡間，晚潮已漲，岸闊浪高。這怎麼可以過去？早知這樣死，不如死在祖父與母

親的身邊！

新月光裏，忽見水面飄來大竹一根。在平日，便是一隻船，他獨個兒還是不敢上的，何況是根竹子？現在，他忽然有了透摩的神通，一革也可以渡過茫茫的大江。一隻手抱着竹子，一隻手划着，居然誕登了彼岸。

先過去的那兩個，早已不見蹤影。他只好獨自尋路走。走着，走着，竟上了一條小嶺，亂草蓬蓬，荆棘攢人，如針鋒，如箭鏃，這才覺悟到自己渾身赤裸，鞋襪俱無。人急智生，解下腰間那片粗麻布來墊在脚下，走完一步，拾起麻布再向前拋一步，把腳踏上去。這樣墊，拾，拾，墊，輪番地來，居然讓他上了嶺，又下嶺。

可是，身上還被亂榛抓破好多小口子，血痕縷縷。左腳趾又給刺進一根大棘針，痛得他幾乎沒法再走。

東方已放曙色，嶺脚有一小庵，進去略歇一歇。和尚知他是落難的人，煎了盞苦茶給他，喝了，又煮了碗粥給他。

捧着粥甌，頭腦是昏昏的，身子是輕飄飄的。廟頂磨子似的在頭上團團旋轉。眼前還是紅光亂晃，紅光影裏，搖幌着懸在半空中的一條條的八魚，其中有他至愛的母親，至愛的妹妹，最敬愛的祖父！

和尚並無留客之心，小庵也非永久棲身之所。聽和尚說，此地離謝浦不遠。想起祖父從前

有個幕友張遴白先生，往在謝浦，不如投到他家，再作計較。

『哎喲，公子！你怎麼弄得這麼狼狽？你的公公呢？你府上那些人呢？』張師爺見他渾身赤裸，遍體傷痕，驚訝地問。

他搖搖頭，不答話，要哭也沒有眼淚，向擺在廊下的一張竹牀一躲，便似暈非暈，似夢非夢的睡去了。

過了一天，張師爺才打聽出他祖父全家殉國的消息，陸續告訴他外邊傳說的一些新聞，什麼清兵入了雪交亭，見他祖父及全家屍體，都是衣服煥發，顏色如生，驚仆不敢近啦！什麼落伽山來了個怪僧，名叫什麼無凡的，請葬張老相公及全家屍，清帥雖威之以力，他也毫無懼色啦！……還有許多關於別人的故事……

『這一定是汝應元，我祖父從前帳下的中軍官。埋葬全家，是他六年前與祖父預先約下的。他不忘故主，真是個好漢。可是我，我一個爲人孫子，爲人兒子的人，反而偷生在此，不能幹他所幹的事，咳，我那裏還能算一個人呀！』他說着不覺放聲大哭，這一哭倒覺胸膈舒暢了許多，幾天以來，水米不沾，那晚上也居然吃得點飯粥了。

可是，張師爺的態度有點改變了。騰出師娘一間寢室，請他挪移進去，堅囑不可輕出大門。時常出去探詢消息，臉上掛着很深的憂慮。師娘咕咕囁囁，不知埋怨些什麼。一晚，夫婦在對面房裏大吵，彷彿聽見張師娘說：『你不要性命，我却不愿意死，收留這個禍根，豈不是

滅門的勾當，你不肯去出首，我去出！……」

第二天，早餐桌上，他對張師爺說：「這兩天我已看出你們的不安，莫非是爲了我？外邊搜捕遺孽之聲甚緊，我也知道一點，我不能帶累你們，讓我走了吧。」

「雖有這話，」張師爺道，「但舍下離城很遠，地方又隱僻，不會搜到這裏來，公子多住幾天不要緊。有機會我親自送你回松江，把你託付給鄉黨裏的老成人，我才能放心。……」張師爺表示自己也要擔當這件事的決心，又添了一句道：「難道我還不如無凡麼？」

「無凡是個和尚，沒有老婆，沒有孩子，你腳後跟卻老老小小牽連了一大串，你怎麼可以同他比？」張師爺勃然了。

「你懂得什麼，也來亂說！」張師爺把桌子一拍，「女人總是不明大義。我也算受過張老相公知遇之恩，這樣才能報他老人家於地下，你懂得什麼？……」

「什麼，你擔着滅族的干係，也敢同我發脾氣！你受過張老相公的恩，你應當殺身圖報，可是，我並沒有受過他什麼恩，爲什麼要我陪着你去砍頭？拿離婚書來，讓我回娘家去。」張師娘大哭大罵，到廚房去了。

「張先生，請不必再同你嫂子鬧了。我本來應該與祖父和母親同死，現在這條命是多餘的……讓我到清軍去自首。」

「還是等機會回松江好，女人的話何必聽她。」張師爺仍殷勤挽留，但臉上已不自禁地露

出一絲卸除千斤重擔的欣慰之色。

那天午後，他趁張師爺又出去探聽消息，私下出了張家的門，到清軍自行投到。經過幾番鞠審，清朝閩浙總督陳錦時駐甯波，下令把解到甯波。

鐵鎖鐐鑼，押上兵船，被丟在最下層的水艙裏。一條三尺長的鐵鍊，一頭扣着他，一頭扣着另外一個俘虜。

那同伴自說姓羅，原是都督張名揚部下的小武官，城陷，主將自殺，他卻被擄，像已經有幾天沒吃飯，只是叫餓。一聽上面有人走過，便從艙洞伸出手哀求布施。起先還是斷斷續續的叫着，後來，似乎因被飢火燃燒得太利害，竟大號特號起來。好像是隻陷在阱裏的餓獸的嗥喚，撕人心肺的哀慘！

『雜種！噤得好難聽。』上面罵着：『拿去啃吧，媽的！』從艙洞投下一塊半生不熟的牛肉。那餓人一把擒過，狼吞虎咽地喫下肚子，只見肉裏鮮血一滴一滴從他唇吻間淌下。

第二天，姓羅的便患了痢疾，又無法出去，只有蹲在艙裏方便。鐵鍊太短，那人一起身，他只好伴着爬起；躺下，也只好陪着躺下。躬身曲背，頸子被拖曳得皮都磨去一層。艙裏糞穢狼藉，那蒸騰的臭氣沒把他薰死了，也是天幸。兩人就在這屎矢地獄輾轉了三日，船才到達甯波。

經過了五六個衙門，被審問了五六堂。『沒成年的孩子，可以姑從末減，但恐怕上頭要

人，也不能隨便釋放。」堂上官都說着這樣的話。

秋霖多日，路上馬糞爛泥，積有尺把深。他被皂隸們由這個衙門拖到那個衙門，拖來拖去，身上一套從張師爺家裏穿來的衣裳，尿囊之上，又積上這些泥濘，儼然一隻泥母猪！『這樣委頓困辱，那裏還能再活？早知如此，何如死在祖父與母親的身邊。咳！林中軍兄弟誤我！』最後，他被投下府城大獄。牢裏自有規例：多少錢可以免受某項折磨，多少錢可以享受某項權利。他除了一身臭爛衣服，囊無半文，好，請你到地牢去坐坐！

他被推下地窖。這窖約有二丈來深，三丈廣闊。原是掘在屋子裏，上面有瓦，所以窖裏黑洞洞地不見半點天光。伸手在地上一摸，潮滋滋的，有幾處還積有一小窪，一小窪的水。再摸，好像有幾根管子似的東西，有幾根乾柴似的東西，又有一件圓圓的東西，像個朽木瓢。蹲久了怪吃力，就借這瓢來坐坐。

窖子底下霉爛的氣味，潮溼的氣味，還有一種說不出似腥似臭的怪氣味，薰得人一陣陣胸頭作惡。又覺得有蚯蚓似的，蟻似的，蛇似的什麼，在脛股間蠕蠕爬動。不知在窖底坐了多久，陰溫寒冷之氣，凝結了他全身的血液，腐蝕了他的四肢百骸，他模糊地自覺已經死了，而且死去不知幾百年了。魂銷爲氣，骨化成塵，所苦者那腔子裏一顆心偏堅不肯化！歷歷迴溯往事，那些刻骨酸辛的往事！

晚上，獄卒把他提出地窖，又把他扣進押牀。所謂牀也者不過是條長長的木橈。兩脚兩臂

和頸部都套進二塊挖有圓孔的木板，把人身子拉得平平直直，立刻變成一具挺着的活屍。橫豎我只有一條命，聽你們怎樣擺布。但他躺着的那長板櫬，那扣他手足和頸子的三道枷的圓孔邊，又濕滋滋的膩人皮膚，不知是誰的汗！也不知是誰的血！跳蚤臭蟲在他身上大開慶賀筵席，深秋的蚊子也奏樂參加。尺把長的老鼠，像是一向喫慣死人肉的，在他身上跳來跳去，爭到他口鼻邊亂嗅亂舐，氣咻咻的！幸而知道他還有口氣在，沒有認真下口咬他！

天亮，又被打入冷窖。一會兒，上面又推下一個人。聽聲音很熟，原來就是一路同船來的那位仁兄。久違了，今天又聚在一處，也算有緣。兩個背靠背蹲着，互訴身世，以解寂寞，但兩個都是深罹不幸的憂深痛極的人，有話也懶得多說。性羅的想家，只是哭，他思念死去的親人，眼淚也難得乾。

聽見上面惡聲惡氣叫張茂滋吃飯，麻繩綁下一隻竹籃，籃裏一隻缺口粗碗。因籃子剛掛在他們頂上，借微光可以看見碗裏盛着的是大半碗似乎從泔水缸撈出的殘飯，幾絲紅蘿蔔，幾片爛豆腐，紅白蛆雜。這當然不是獄卒的恩賜，但也不明白此物係從何而來。眼前對着姓羅的，猛然想起水艙裏那生牛肉變成的東西，胃裏一陣一陣向上泛，餓死也吃不下了。好在姓羅的是個餓鬼，便給他吃了。

竹籃每天出現一次。有時配着半片乾餅，有時搭有一個饅頭，他只得這個來充飢，其餘餛飩都讓他同伴享受。兩人同樣挨餓，他餓得更狠，因為他吃東西有點辣口，往往兩三天吃不到



一口食物。

偶爾有一線陽光自瓦縫下注，暈作卵形圓影，深黑的的窖底亦得微明。才發現他們這幾天所倚靠以踞以坐的那些像管子，像乾柴，像朽木瓢的東西，原來是人的枯骨和髑髏。也不知道何年何月死在這窖子裏的。『慚愧，這幾日以來，太褻瀆你了，可是，我們不久也要踏上你的芳蹤的，請寬恕吧。早知這樣死，何如死在祖父與母親身邊。咳！林中軍兄弟，你們真誤了我！』

忽有一日，聽見上面獄卒喊：『張相公！』『張相公！』

天天狗頭，死囚的罵，何以今天又這麼恭敬起來，居然喊我相公。只得應了一聲『有』。『有人來找你，你且上來同他們會會。』繩出了窖，見窖邊立着兩個秀才模樣的人：一個面黃面門牙微缺，一個長臉微鬚。那面黃的自己介紹說：『在下姓陸，表字周明，這是我兄弟春明。』與他們素昧平生，如何來找我，莫非認錯了？——他心裏想。他們瞧出他神色的疑怪，又說道：『我們同公子雖不會見過面，但知道令祖父鯁淵先生。尊祖殉節丹山，同人都深為哀悼。昨天在街上遇見一個老跛丐，向人乞食，就是要替小主人送牢飯，詢問之下，才知公子羈押在此，所以同舍弟特來會會。』

『那跛子一定是我家老僕孫繼，他居然沒死，又難為他居然也來了甯波。』他這才明白每天竹籃殘飯的來歷。

陸春明背後還跟了個小僮，提着一個食盒。『以後牢飯歸我送，』他說。打開食盒：四菜一湯，一小桶飯，匙筷俱全。

飯菜還沒有在桌上擺設停當，那些散禁着的鳩形鵠面的囚犯，早轟然一聲，四面攏來，搶的搶，奪的奪，陸氏兄弟無法攔阻，獄卒也推趕不開，霎時盤底朝天，滴汁不留。——還打碎了兩隻碗。地上掉落的幾粒飯，還有人俯身去拾，鴛鴦之聲，真似一羣爭骨的餓狗！

陸氏兄弟只是皺眉：『看這情形，非讓張公子出獄不可，不然……』

也算運氣還好，居然有了救星。府裏派來檢查獄囚的高姓委員，原是他祖父做瀋縣知縣時拔取的首案，說起來是故人。他的待遇立刻改善了許多。土窖不用再下了，押牀不用再上了，離開了那夥餓鬼的犯人，外邊送來的飲食也可以從容啖噉了。陸氏兄弟又賄賂獄卒，燒湯叫他洗澡，送了幾套衣服來，身上也乾淨了。

在舟山所從讀書的塾師宋子猶，和老僕孫繼，也可以時常見面。在獄月餘光景，又有一個和尙來探監。哦，這一定是無凡！果然不錯。又來了個故人，一個有恩於他全家的故人。兩人見面時，他還認得出無凡，無凡可認不得他了。互相抱持，不覺一痛幾絕。

無凡告訴他，自從請葬故主後，清吏雖知他出家已久，並無謀為不軌之心，但還是把他由洛伽山移置到天童山，以便就近監視他的行動。又告訴他外邊殘明義士們，怎樣奔走運動，保他出獄。便是無凡自己和天童寺闍山僧衆，也上過好幾回申請書。無凡甚至向清吏表示願意以己

身代替少主永遠坐牢。因為少主已吃大苦，再囚禁下去，恐怕沒有活命的人兒了。

爲了異族政府異常的猜忌，爲了漢奸走狗有心的諂媚，和過度的小心，他出獄的事，波折又波折，直鬧到十二月十一日那一天，才算真的出了那活地獄，到了陸春明的觀日堂。屈指自九月二日舟山陷落至今恰恰滿足一百日，羈押雷波獄中，則共歷兩月又半。

在那亂兵裏逃生的時候，在那人間地獄的時候，雖然被各種憂患折磨得不成人形，但天幸還沒有害病，十九歲的青年生機原是盛旺的。到了陸家一過着安甯的日子，所有這百日之中所經歷的驚憂，悲痛，恐怖，苦辛，飢餓，寒冷，潛伏在他身體裏和性靈裏的，都匯合一起，發生了一個大奔注，一個大爆發。他病了！他病倒了！無日無夜發着熱可灼手的燒。陸春明延醫下藥，求神問卦，忙得熱鍋上螞蟻似的。一夜，春明替他煎藥，扇着火爐，因爲疲乏太過，不覺瞌睡，爐中火星爆出，燒了他半隻袖子，他還不知。

陸春明全家出動，日夜忙碌，才把十分之九死定了的他，搶出死神的饞吻，想不到他回到故鄉又病了。

不知身在雪交亭裏？還是在雷波獄？還是在陸春明家裏？一陣昏迷，滿耳宋又是天崩地裂的石礮轟城聲，金戈鐵騎亂衝亂突聲，刀槍磨礮聲，喊殺聲，城裏燒燃的房屋的梁樑棟折聲；又像聽見他祖父與庶祖母投檣前同他囑別的聲音；母親和妹妹把個小包裹遞在他手裏，含悲忍淚，叮囑他小心珍重的聲音；林中軍兄弟和衆難民被亂兵砍殺時的血濺肉裂的聲音……忽而身

子像在墜落葦菰泥坎的那一下，從三丈高的城頭，暈然一落的那一下；道隆觀潛逃，牆磚略然下墜，諸兵士也而大索，大黑貓尚未跳過牆頭的那一刹那；東江浦晚潮已漲，竹竿尚未浮到的那一刹那。……忽然身正土窖，忽然身正押床。在押床上，那些大鼠都變成一隻隻斑斕猛虎，搖頭擺尾，咆哮着向他亂撲。獄卒都變成藍臉獠牙，蓬鬆着一頭紅髮，拿着大白木棍，拷逼着他要錢。一會兒又見那調瘦高個兒的獄卒頭兒過來，對他說：『上頭已有命令下來，今天是你的好日子，恭喜你往好處託生。』於是大家忙着替他紮扮，剝去上衣，兩手反綁，替他把頭髮分開綰起兩個髻兒，給插上兩朵紅紙花，背後又給插上一個白紙斬旗，前破羅，後破鼓，簇擁着到市上去行刑。……在土窖裏，長蛇大蟒，鱗甲燦燦，盤旋於他胯下，昂首吐舌，吐的都是饑一簇火光，俄頃繞身三匝，地上鬻骸和亂骨，忽然跳躍起舞，變成一具完整的骷髏。兩隻大眼，兩隻深不可測的窟窿，對他注視着，露着一口白巉巉的牙齒似乎在對他笑。他也彷彿聽見那笑聲，似乎在耳畔，又似乎在極遠的天邊，午夜鴟梟似的怪笑，無辜犧牲者無可奈何的乾笑，復仇者將敵人打倒地上時得意的狞笑。一隻白森森的手向他慢慢伸來。猛然一下扼住他的咽喉，冰冷透骨，一陣昏沉，他暈了過去！……

不知過了幾世幾劫，眼前又漸漸明亮，他看見他的祖父，蟒袍玉帶，白鬚飄拂，莊嚴肅穆像一尊天神般，冉冉向他走來。

『祖父，你帶了孫兒去！』他狂叫一聲，撲向他祖父的身體。

就在這一聲狂叫裏，垂死的張茂滋忽從病榻騰身而起，張開兩手，往無凡身上一抱。孫繼才端參湯在手，忽聽這一聲狂叫，不覺一嚇，罐子落下跌碎，參湯流了一地。他趕緊跑到少主牀前，只見少主雙眼往上一翻，無凡把他輕輕向枕上放倒，他已是壓了氣了！

本文參考材料：

張茂滋餘生錄

全祖望：明太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華亭張公神道碑銘

跋張茂滋餘生錄

僧無凡傳等

空間與時間之大小長短，本無一定，佛經久已提及。就空間來說，大乘觀止法門云：『納須彌山於芥子，芥子舊質不改，須彌山大山如故。』又云：『一一塵中，顯現十方一切佛土。』就時間來說，則華嚴義海百門云：『一念卽百千劫，百千劫卽一念，』而大乘觀止法門，所設沙門與外人討論夢中時間問題，謂『於一食之頃，見多年之事，』則更與近代柏格森的學說相合。按柏格森於其所作『夢』的名篇中所舉牟黎上斷頭台之夢的一側，則吾人於一秒鐘間亦能作一極複雜極綿長之夢。盧生四十年的功名富貴夢於黃梁未熟之境，其實不足爲奇了。又相氏的『活人的神魂與靈學研究』謂：凡自殺未死者，失足墜崖者，或軍

人在戰場被敵人舉槍描準自以爲必死者，其已往所有之全部生活經驗，往往於一瞬間湧現腦海，即細微末節亦絲毫不漏。此雖非人人所能經驗，但我們可以相信這話決不是柏氏的謊言。所以空閒與時間之神祕實非目前吾人所能想像。

明末大學士張肯堂全家殉節舟山，其家孫茂滋奉遺命逃出，仍被囚甯波獄。出獄後自撰餘生錄一篇，敘述百日患難經過，悽慘令人不忍卒讀。全謝山先生曾亟稱之。我嘗謂人生遭受極苦之境界，往往不能禁受而死，幸而不死，則以非文人，不能爲文紀述，故自古以來不知湮沒了多少好文章。文人受苦，幸而未死，痛定思痛，紀以詩文，則必成爲宇宙間有數作品。是以蔡文姬悲憤詩，王秀楚揚州十日記等，皆以情境逼真爲人所稱，即明代宋氏盤江郵亭題壁長歌，清初邵邵飛飛怨詩，雖非大雅，亦足令人低徊感嘆而不能自己，今張茂滋餘生錄之爲歷來稀有之『眞文學』者，正因其經歷爲常人所罕有，而其文筆之佳妙又足以達之也。久思演此爲小說，而體裁之採用，則殊費躊躇。原文本屬自敘體，照譯則嫌平板，改用他敘體，則情感又難真摯。乃應用柏格森學理，以其百日經過，歸納之於臨終一瞬間的記憶重現之中。題目『迴光』二字，含有雙重意義：其一，指記憶之重現，——係在人類生命向前注意力最鬆弛的一刹那，即俗所稱迴光返照的程序之後，臨斷氣的那一刹那。其二，係以重現之記憶比爲頽陽反光所蒸成的一天霞綺。這不是什麼柏氏哲學而是詩意的譬喻了。

三十二年三月十六日作者自跋

## 秀峯夜話

自從宏光元年，瞿式耜起用後，便由右都御史外放廣西巡撫。他把兩個兒子留在常熟原籍，獨攜夫人與僮僕數人赴粵西上任。七年以來，他鎮守有桂林，一面要籌措糧餉，策應各路的大軍，一面要安撫人民，穩定他們的生活。明朝末代帝王，亦卽式耜與幾位大臣所擁立的永曆皇帝，幾次駐蹕桂林。這小小地方，成爲全國的政治中心點，各地官員和民衆潮水般向這裏湧來。田不產雜種之禾，山不生一夜成林之木，何況廣西素稱地瘠民貧，那裏贍養得起這驟增數十倍的人口，當然更把這位地方行政長官應付得焦頭爛額了。但最難對待的還是那些客籍軍隊，也卽是李闖遺孽的郝搖旗李錦所率領的軍隊。他們的番號雖改了官兵，却變不了那窮凶極惡的土匪本性，動不動就放出他們殺人放火的老手段來。焚掠了四郊，又焚掠城中，有一回，式耜的私署也被搶一空，自己被亂兵弔打得半死，幾乎送了一條老命。

清兵迫近桂林，永曆君臣倉皇遁逃了，平日金章紫綬稱公稱侯的將領們也帶着他們的土匪部隊夾着尾巴走了，只留下他一個孤掌難鳴的文弱書生獨守桂林城。永曆帝諷他走，他不肯；亂軍將領們挾他走，他不肯；僚屬們勸他走，他也不肯。他像發下什麼誓願要與桂林城同終始共存亡。

清朝李成棟的大軍糾合豬賊土匪幾十萬來攻桂林，式耜仗劍登堞督數百殘兵守禦。大雨傾盆下注，他站在雨裏不動。亂箭和鳥槍子彈颼颼地嗤嗤地在他身邊飛過，紅夷大炮打上城垣，天崩地裂，城一場十餘丈，磚石生了翅膀，空中亂飛，一落下，碰着的便血噴腦裂，將士們戰戰無人色，他仍然往來指揮，意氣自如。就是這樣，他才守住了桂林城。就是這樣，他才幾次從驚濤駭浪裏搶回了桂林城。

幾年以來，爲籌餉，刮盡了倉庫，勸盡了地方，拔盡了夫人頭上僅存的幾枝簪珥。爲籌兵，親自下鄉，親自巡行廣西各屬州縣，簽點壯丁。可惜他的子孫不在廣西，不然，他一定要叫那幾位敦詩習禮弱不勝衣的佳公子去從軍的。

幾年以來，他的夫人因爲受不住戰時生活的憂驚勞瘁，撇下他死了。他的僮僕們因爲耐不過蕭然如水的官衙歲月，私下回鄉去了。伺候他左右的有一個老兵，一個忠心於他的土著老兵。

幾年以來，他替各路轉運了幾千萬石的軍糧，替前線補充了二三十萬的生力。幾年以來，他督率民衆，墾了多少畝的地，開了多少座的山，安插了多少災官，輯撫了多少難民。還要興學校，嚴甄試，刻經籍，勸詩書，推進地方教育文化事業。幾年以來，他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日夜忙於辦公，鬚髮都白完了，人也累得蝕盡了血肉，只剩下一點精神。但他覺得這樣生活比過去任何時代都好，比從前反似乎年青了一二十歲。距撫署不遠的靖江王府本有一座山，雖不甚高大，但平地拔起，四無依傍，像一枝仰豎的大筆，筆尖兒劃着青天，似乎要在那萬里雲



藍，寫下什麼字句。這便是桂林城裏有名的獨秀峯。他的小小書齋，正與這座山峯相對。他每天看完了往來的公文，還要偷空讀讀書，臨臨帖，做幾首詩。弄完了，便倚着窗檻，與獨秀峯無言相對。暑往寒來，朝霞夕暉，這座小山總卓然立於那裏，一動不動。他踟躕些什麼呢？他幾時才肯寫出他的妙句呢？啊，這一枝怪筆！

可是，現在桂林終於陷落了，但桂林不陷於矢盡糧絕的苦戰裏，却是陷於開門迎敵的叛將之手，這是我們的瞿留守死不瞑目的地方。

現在，他自動地做了清帥孔有德的俘虜。他的僚屬早已逃光，與他同囚的是嚮慕他的忠義，特自別處趕到桂林，又因無舟楫，自東江對岸泅水過來與他共死的張司馬張同儼，身邊伺候的還是那個老兵。囚所是一座離撫署不遠的民房，正籠罩在獨秀峯的綠影下。一間簡陋的土室，室中兩架白木牀，一張粗方桌，兩把竹椅。室外是一個數丈見方的院子。屋主原以賣花爲生，從前院中種了不少花木，戰爭使人民生活起了莫大的變化，所以花木也變成了各色各樣的菜蔬。清兵入城，屋主不知逃向何處，亂草便很快的淹沒了菜畦。但尚有幾根竹架的殘枝，上面懸着焦枯的豆蔓，搖曳晚風之中。畦間亦有一二荒青老翠，零落澹澹的夕陽影裏，畫出殘冬廢圃的淒涼。他們在屋裏坐得久了，有時也到院中散散步，抬頭望着那青在半天裏的獨秀峯，長長地吐出一口久鬱胸中悶氣。

他們在這臨時拘留所，酌酒賦詩，談今論古，消磨了四十多天的光陰。一天，孔有德派差

官請他們到撫署宴會，告訴他們清廷的覆文已經到來，歸降或就死，任擇其一，當天就要決定。席間有德勸諭萬端，兩人心如鐵石，不但始終不肯吐一降字，便是有德允許他們削髮改爲僧裝送他們各還家鄉的話，也不擺一擺口。晚上，有德又送來了一桌豐盛的酒食，叫降官彭某王某來下最後的說詞。式相被聒絮得不耐煩，返身向木榻上一坐，閉目垂眉，學老僧之入定，張同儔性質較爲急燥，給了他們一頓排揎，才把他們轟走了。兩人因爲自知只有這一夜生命，圍爐剪燭，對酌窗前，拚一個醉通宵。那個老兵往來替他斟酒上菜，他雖聽說主人明天要死，倒也沒有什麼憂惶涕泣之狀，原來這老傢伙也早已打定了的主意。暮冬南國，氣候還頗溫和，簷前還有一株未曾砍去的臘梅，月光把他斜斜的橫柯映在紙窗上，錯落如畫。窗紙破處，隱隱透進一股清芬，更可以助人酒興。

兩人數杯之後，都有點醺然。張同儔舉着酒杯說道：

——你我明天之事，所謂求仁得仁，又復何怨。可是，我中華堂堂大國，數千年禮義之邦，何以竟會被東胡犬羊之族欺凌到這地步。這是人謀之不臧，還是真有什麼定數存焉，我總想不出其中理由，閣部，你有什麼高見，何妨賜教一二。

——我平生就不信有什麼定數，定數無非是人造成功的，閣部回答說。這一次的亡國之禍，我以爲全國人民，多少要擔點干係，尤其我們這班文武官員更要負起一大半的責任。

——稼老，你的話要分開來說才對，同儔道，我以爲這次亡國之禍，完全在於武人，我若

不死，將來定要寫一篇『明亡於武夫論』。於是乘着酒意，滔滔不絕地從那引狼入室的吳三桂一直數到糜爛西南的郝李等人，最後他說：便是這次你的桂林城的失陷，還不是吃了那些一聽敵人到就逃的什麼開國公衛國公和叛將王承祚的大虧。

——這班武人，雖然是死有餘辜，但我以為找我們文人的罪過比他們更大。

——什麼？張司馬大爲不服地叫道。自從國變以來，慷慨死節的是我們文人，首舉義旗，嬰城固守的是我們文人，流離顛沛，萬死不辭，追隨聖駕的也是我們文人，明天還要搭上一位堂堂瞿閣部和一個區區張錦衣，請問文人還要怎樣才算對得國家起？

——話不是這樣說，別山先生，瞿閣部從容答道，彼武人蠢和豕鹿，何足責以大義。但本朝法度，武臣皆受文臣節制，譬之人身，武臣爲人身之力，文人則爲人身之心，心失所主，力亦橫放決裂，流爲顛狂，這是自然之理。文臣自己無能，駕馭他們不住，致他們陷於禍國殃民之惡，我們又能怪誰呢？再者，我剛才說這次亡國之禍文人要負更多的責任，你似乎有不信之意，那麼，我可舉出許多例來給你聽聽。我們文人平日只知吟風弄月，沈溺於浮華詞章，或者埋頭於那敵人精力毫無實用的八股，以弋功名爲事。及其掇巍科取青紫以後，臨民則吮吸民脂民膏，不啻蒼鷹乳虎，立朝則趨附擁勢，攘奪利祿，又不啻趨羶之蟻，集腐之蠅。終日所營營以求者無非陞官而已，陞官之宗旨，又無非發財而已，他們的方寸之間，被身家一念塞得實騰騰地，那裏還有絲毫地位留給社稷蒼生呢？及其功名之已極，亦官囊之既盈，回到家鄉，便是大

紳士。但與朝中大老，邊疆將帥，仍然聲氣相通，區區地方官不過朝廷出錢代我僱就的奴才，還怕有不能頤指氣使之理。於是在一縣則把持一縣，在一州則把持一州，儼然成了一方的南面。兼併拮克，日夜不休，自己申第連雲，田連阡陌，小民則被他們弄得貧無立錐之地，非被腹剝而死，惟有流徙他鄉，黜者則攜其身家，投靠其門下。自己是隻老虎，這些豪奴幹僕，以及奴下之奴，僕下之僕，又分明是一羣豺狼，鎮日嚼磨牙腐爪擇肥而噬，小民更逃生無路。地方元氣既已凋殘，國家元氣當然也要爲之損傷了。滿州之入關，由於流寇，流寇之起，半由邊患，半亦由於百姓生計斷絕，不得不挺而走險。而百姓之生計斷絕，難道不是由於各省大小地方官之拚命刮地皮，和大小鄉紳之拚命剝削農民之所致嗎？

——對，稼老，同做說。但這類人以前雖讀過幾句四書五經，不過拿來做敲門磚，一登仕途，書本兒早拋到九霄雲外了。所以他們根本不配叫做文人。我所說的原是那些讀聖賢書，學聖賢事的文人，如國變以來，那些慷慨殉國的文人。

——這些文人氣節是很動人的，但大都苦於太無用，式耜答道。記得闖賊陷北京時，羣臣自盡者甚衆。有個什麼官員，在大門上題了一聯詩，投環而死。其詩云：『愧無半策匡時難，惟餘一死報君恩。』這官員姓甚名誰，我怎樣一時竟記憶不起，式耜偶一搔首凝思，同做便搶着說：

——是不是施邦曜施御史？

——對了，正是這個人，式耜道。他這兩句詩使我非常的感慨，悲憤。嗚呼，我們文人之無用，奈何一至於此！無怪闖賊以區區草寇，長驅下北京，如入無人之境，更無怪滿清軍隊之所至，如熱湯沃殘雪，如秋風掃落葉，不到幾年，竟駭駭有混一區宇之勢了。國家之要求於我們的，不單是死，而是要我們幹。苦苦的幹，實實的幹，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地幹。我們能保得活一個黎民，便替天下保存一分元氣，能守得住一寸土地，便替國家奠下復興的根基。張巡許遠之所以有功於唐社者，倒不在他倆之壯烈成仁，而在他們之十幾個月睢陽城之固守。別山先生，不知你以此論爲如何？

同儕聽了，連連點頭，說道：

——稼公，你這番議論，真可謂金石不磨，恨不使天下文武官早聞此義。像這次江南各郡邑舉義旗以抗滿胡者都是我們文人，實足大壯文人之色。但他們起事不過幾天或十幾天都瓦解冰消，又未免太洩氣了。像你稼老之於這桂林斗大一城，足足守了七年，西南半壁河山，完全是你隻手撐住。這真是最難能，最可貴的。兄弟頂欽佩你老先生者也正在這個上面。且幹之一字，其中不知要包涵多少吃苦，多少煩心，像我兄弟，就覺得叫我一死，並非難事，但叫我像你老先生這幾年的耐盡人間未有之煩，吃盡人間未吃之苦，便弄不來了。不但兄弟一個人如此，我平日同幾個很有志節的同僚說起來，他們也都這麼說。看來，『惟餘一死報君恩』的並不止施邦曜一人了。

——怕吃苦，怕煩心，正是我們中國士大夫最壞的習氣，式相道。我們這類士大夫從外面看來，五官百骸，也同人一樣，但其實缺乏一條擔當大事的硬脊梁，也缺乏一身足以抗拒寒暑風霜的厚皮膚，所以既柔脆而又嬌嫩，承不起幾斤重量，經不住一點搓揉。像我，別山先生，不瞞你說，從前也是這類士大夫之一。我生於虞山閩閩之家，雖幸而未流為執袴，但以家慈過於溺愛之故，自幼嬌生慣養，也就把我造成一個毫不知世事的公子哥兒。長大以後，功名順利，仕途又很得意，更染上了當時一般朝士虛浮許激的風氣，遇事則抵掌高談，目空一切，以為天下事只須幾篇爛文章，幾句空議論，便可以對付得下。叫我們典錢糧，我不知全國稅收究有若干數目，叫我署兵部，我不知天下兵額，究有幾何，每天上衙門，只畫個卯而已。退入私署，則焚香養鶴，寫字做詩，摩挲古玩，收藏字畫，與清客們下下棋，與幾個志同道合合同僚們談論談論古史，批評批評時事，就這樣混了十來年。後來遇見了幾個人，才脫胎換骨一般，變成了今日的一個我。

——所遇是何神仙，竟能叫人脫胎換骨？務必請你說出來，讓我們凡夫俗子見識見識。張同做似乎聽得興趣勃然，喝下了一大杯，便正襟危坐，打起精神擺出洗耳恭聆的架子。

——並非什麼神仙，崑崙部也喝下一口酒，徐徐答道。是幾個來自大西洋的修道士，如利瑪竇，陽瑪諾，艾儒略諸人，大約閣下也會聞其名吧？

——不但會聞其名，而且曾見其人哩。國變前，我在北京，即聽見西儒瑪竇等治曆法極

精——推算月日蝕分秒無差。因朋友之慫恿，也曾到他們所住的禮拜寺拜訪過他們。淡紅色的皮膚，藍眼睛，黃頭髮，穿着棕色黑色的衣裳，乍見覺其狀似平甚爲瘳惡，略一接談之下，則藹然可親，令人有如坐春風之感。他們室中有許多奇器：如自鳴鐘，望遠鏡，測天儀，果然都非常奇妙，聽說朝中有幾位大老如徐玄扈徐閣老，李振之李太僕，楊淇園楊侍郎也皈依了他們的教，不知道話也真實否？

——如何不真實，即鄙人亦彼教中人，適所言艾儒略卽我師也。式耜微笑地說道。

——怎麼，瞿閣部，你也是西教徒？同做睜圓了兩隻眼睛，注視着式耜，滿臉驚奇的神氣。閣部，請你莫怪我的直言，你也受過我們聖賢之教，爲什麼要攻乎異端，難道你也像那些逃儒歸佛者流，嫌儒門之過於淡泊麼？

——我到今還是儒門子弟。瞿閣部答道。但我覺得我們的教化似乎缺欠了點什麼，而彼西來之教，則大可補吾儒之不及，所以我有取於他能了。

同做聽了，臉上頓時露出不悅的顏色，說道：閣部，你這話不但過於矯誣，竟可以說近於毀謗，我們的教化，可爲萬國之典型，我們儒教也日月經天，江河行地，示百世而不惑，垂萬古而不刊，有什麼缺欠和不及之處，要他們異端來補？

式耜笑道：別山先生，你真是熱心衛道之人，我纔說了兩句，竟會把你急得這個神氣。我也是出自儒門之人，豈有不愛護我們的教化之理？但我之所以有取於西儒之教亦有我的區區見

解——這話等一會兒再來細談。可惜你沒有同那些西儒長久盤桓，不然你對於他們的立身行事，也一定爲之心折。

同敝道：我正不懂那些西士們有何好處，能使你和徐李諸公如此傾心。

——他們實有許多地方爲我們之所不及，式耜道。不談別的，僅僅以他們萬里東來之一端而論，就極不容易了。西士常自言：所居大西洋，距中華凡九萬餘里。航海往往數年。一路所經風濤之險，盜寇之厄，絕糧之苦，不可勝言，所歷荒陬蠻鄉，冰天火海，食八之國，掠人爲奴之邦，又不可勝數，驚憂楚辱，曲折頓挫，九死而一生，始得達我中華……

式耜的話尙未說完，同敝截住問道：他們這麼擔憂受苦，不遠萬里而來中華，究竟爲了什麼？

式耜道：其來是爲官揚福音，救人靈魂，西儒嘗言人類皆造物真主所造，四海之內，皆爲兄弟。人無不愛其兄弟，今見其同氣一脈之人，以不聞福音之故，靈魂將永久沈淪，豈能坐視。所以不辭萬苦，遠適異邦，宣其教旨，其足跡蓋遍於天下，豈止吾中華一區而已哉。

同敝笑道，這又奇了。吾人是否皆爲造物主所造，姑不究詰。即以兄弟二字論之，吾中華與彼大西洋相離如此之遠：言語文字，風俗禮教，無一同者，好像兄弟分家，已歷數代，痛癢也不必如此相關了吧。

式耜道：我所謂西士之不可及，正指此等處而言。我細察西士有二端大好处：一曰熱愛，



二曰虔誠。愛心內發，如焚如灼，若不施之於人，則自己也像不能存活一般。吾們也常說，四海同胞，又什麼民胞物與，而真正做到愛之一字者又有幾人？至其虔誠，則信道之篤，之死靡他，直可以穿金裂石。遇有他們認為可以榮主救人之事，則赴湯蹈火，百折不回，捐頂糜踵，誓無愛惜。式耜談到這裏，遂把平日聞於其師艾儒略所講教中那些殉道者為證明教義之故可歌可泣者芳蹤，如或被投於獅圈，或被釘於十字架，或浮屍於波濤，或焦骨於火場，……約略舉了幾件。又道：西儒之教，謂吾人德行，必須成就於艱難橫逆之中，正如真金必經烈火之煅煉，而後其色始純。所以他們不但怕人世一切苦痛，反而歡迎人世一切苦痛，形體上所受苦痛愈大，則其心靈上所感快樂愈大，適承閣下謬獎我守桂之功，說我能耐煩，能吃苦。其實我所耐之煩，所吃之苦，比之教中聖人又何嘗及得百分之一。不過我自從與西儒交游以來，受其感召，以愛神之心愛君父，以信道之義捍衛國家。從前我的忠愛之心，常苦不足；現在竟好像一股有源頭的活水，滾滾其來，不捨晝夜了。你別看我日夕忙碌，瘦得只剩把骨頭，我的精神，其實比從前還要好。所以辦起事來，精力總是沛然有餘。那些比黃連還苦十分的苦，吃下去竟會像蜜一般甜。這四十天來，我和你唱和的詩句，其中有『九死如飴終不悔』『欲堅道力憑魔力』即是我的證道之談。

同做道：我亦嘗聞西士勇於愛人，篤於信道。聽稼老所言，其實值得人敬愛。但我總微覺其太迂。人生不過短短數十寒暑，所謂人生若夢，為歡幾何，何必這麼認真呢？

——似閣下這樣一個視死如歸的烈丈夫，還說出這樣話來。那悠悠流俗之輩，也真不必去責備了。須知誤盡天下蒼生者，就是這『不必認真』四字。——我們現在的亡國破家之禍，也正由這四字而來。我才說我們的教化似有什麼缺欠，閣下似甚不以為然。今不妨更為敷暢之：我以為我們數千年來雖說奉的是孔孟之教，但今日之儒教，久矣不是孔孟之真傳了。

同儕吃驚道：吾教已不是孔孟真傳，又是什麼？稼公所言關係甚大，我願意竭誠奉教。

式耜道：其所以潛移默換逐漸變成今日之狀況者，我亦愧不能言其所以然。大概原因總是很多罷了。其比較顯明者，則魏晉以來，老莊之學混入儒家是也。蓋老莊之學教人聽天任命，隨遇而安；教人泯是非，混善惡，和光同塵，與世沈浮，無論何事都不必計較。換言之，就是教人不必認真。魏晉名士喜談老莊之學，放誕風流，禮法蕩然，終釀神州陸沈之禍。此閣下之所熟知，不必我辭費了。

——稼老，你之斥老莊也未免過甚其辭吧。老莊之學亦誠有其流弊，但其同生死，齊物我，及其上下與物者遊與無終始者友的那種超然解脫的意境，亦大有裨於我們的修養。像陶淵明，蘇東坡皆有得於老莊者，你又能說他們不可愛？

——陶淵明，蘇東坡那一種人，我也十分愛他。但世間如陶蘇二人之天資高明，用老莊而不為老莊所用者究有幾個？許多人受了老莊的影響，一味曠達，曠達，幾個曠達一來，一定要變成顧涇陽批評王龍溪之所云：龍溪標榜心無善惡，無非成就一個『空』和一個『混』。初則必

以仁義爲桎梏，以禮法爲土直，以砥節礪行爲矯枉，以獨立不懼爲意氣用事。更進一步，則以任情爲率性，以放浪爲率直，以闒然媚世爲萬物一體，以枉尋直尺爲捨其身濟天下，以委曲遷就爲無可無不可，以臨難苟免爲聖人無死地。以頑鈍無恥爲不動心。過云之鑽營奔競，不講品行，與今日之苟且貪生，覩頑事仇之徒，你說他們沒有一番替自己解免的話麼。其說亦大略與此相類耳。可惜我們聖人中庸之大道，表在他們身上，竟變成鄉愿行徑，時中之精義，玩在他們手裏，又變成方便法門。我想今日要想把這個不痛不癢，不自不黑的世界，改造一番，非把儒教大大整頓一番不可。整頓之道，則必須滌去老莊之餘毒，注入西儒那點認真的精神，而後始克有濟。西儒之認真，實由其熱愛與虔誠。據他們說，他們本國人研究學問，總是實事求是。故天文地理，百工技藝，無不精密絕倫，其知物蓋亦由知天而來。至其做人，則西儒律己之嚴，中國人做夢也不會相信。什麼造次於是，顛沛於是，什麼屋漏不愧，衾影無慚，我們只不過當做話頭說說罷了，他們却真是斬釘截鐵地來實行的。

同做道：話雖如此，但西儒之不婚不宦，究竟不近人情。

——你又來了。式耜笑道，這還是剛才說認真不認真的話。——西儒不如此，又何以能成其虔誠。但人情之爲物難言之矣。請問閣下，你覺得茅茨土階，食以土鉢，衣無文采，一年到頭，苦身焦慮，以憂天下之民的堯舜，親持版鍤，以治洪水，十三年在外，三過其門而不入的大禹，和那主張恣耳目口腹之慾的楊朱，究竟那個近人情？

同做沈吟良久道：照一般的說來，似乎楊朱較近人情。

式耜道：古人謂漢代帝王之治國家，面子上尊重儒教，骨子裏則應用法家之說，故有人謂其爲『陽儒陰法』。我看我們中國士大夫，也是口頭上講的是孔孟之學，實行的是老莊之學，可以名之曰『陽儒陰道』，說得逼真一點，則又可以名之曰『陽老莊而陰陽朱』，吾人平日做楊朱的信徒，尙無大害，及其至內憂外患，國勢飄搖之際，那害處便不可勝言了。國變以來，我們所受苦痛，眞眞不在少處，除了敵軍蹂躪之外，最叫我們感切膚之痛的，你說是那一項？同做思索了一番之後說道：這幾年物價之高，簡直壓得人喘不過氣來，我以為最叫人苦痛的莫如這件事了。

式耜道：物價之高，你知道什麼原因？

同做道：由於貨物來源缺少者十之二三，由於奸商之壟斷居奇者則十之七八。這班商人眞正可惡之極，只顧自己發財，不顧大局，弄得海內囂然，人皆喪其樂生之心。但最苦的還是我們這些靠一點呆薪俸爲生的人。聽說學裏老師有逼得上市的。我就不懂各省長官爲什麼對商人這麼縱容？

式耜嘆道，商人固可惡，但這也並非完全他們之過，你不知道還是做官的不好。關於官吏的罪惡，我剛才已痛快淋漓地指摘過了。據實說，現在朝廷局面比前小得多，則官兒也應該比前少用幾個才對，哈，適得其反，大小百官，視前竟多出幾倍。據政府中人說，若不如是，則

懼其北走胡，南走越，故以簿俸羈縻之，使爲我用；且又憐其大半辛苦從賊中來，流落異地，恐其無以生存，聊存告朔之餼羊，實亦救濟之策而已。這也是朝廷待士的厚道，至可感念的，論理，這些官兒，目睹國勢如此之危急，又受國家如此之厚恩，也應該掏點良心出來，替國家辦辦事。誰知他們幹濟則平常，爭官則銳利，做了部曹，則想升科道，做了科道，又想放督撫。勾心鬪角，朝營暮度，無非爲其一身功利之計，實心替國家辦事的，竟無幾人。其意若曰：世界僅有此刻，此刻錯過，便更無機會矣。而他們這樣熱中於升官，還是爲了想借此撈錢。他們與軍隊互相勾結，設關設卡，包庇私運；又與商人互相勾結，居奇射利，高抬物價。所以物價更一天一天向上漲，好像清明後兒童放的風箏，一得風勢，扶搖直上，再也收不回来了。

同儕咬牙切齒罵道：國家之亡，便是亡於這些貪官污吏之手。我若手有寸柄的話，一定要把他們一個個置之極刑，才能洩我胸中之義憤！

式耜哈哈一笑道：別山公，你才說做人要近人情，這句話就未免太不近人情了。商人之囤積，則曰，將本求利，商賈之常，目前貨物成本如此之高，我不賺錢，妻兒豈不餓死？官吏亦曰：俸祿太薄，我不貪污，又何足以贍五口之家，所以他們的事，若論法則人人可殺，若論情則又人人可原。

同儕想起這幾年物價壓迫之劇烈，人人生活之無保障，他同僚之中，十個就有九個不乾淨。

他自問自己若非幸而俸祿尙足維持，又幸而家眷不在身邊，是否也要同他們一般墮落？他的答案，竟是一個『難說』二字。他覺得自己是個連死都不怕鐵漢子，而在生活二字之前，也不要低下頭，可見無恆產而有恆心，便所謂士有時也有所難能。遂說道：稼公，我適才的話中也未免過於激烈了些，語云：飢寒切身，不顧廉恥，這些污吏與奸商之所爲，原也有他們不得已的苦衷。但我見廣西物價最平，不知你究操何術而能致此？難道廣西竟無奸商與污吏？

式耜笑道：廣西亦中國之士，廣西人亦中國之人，豈有獨獨沒有之理？本省物價當我初來一二年尙無大變化。後以戰烽日近，又同清兵打了幾回大仗，農輟耕於野，女輟織於機，百工輟巧於市肆，貨物來源漸少，物價自然逐步上漲，奸商們又乘機囤積，更月異而日不同地變動起來。我一面設法增加生產，一面把市上百物的價錢，調查得清清楚楚，於是召集商人中幾個頭腦來府訓話，對他們說道：從前宋朝宗留守汴梁時，見市上餅子增價，他叫自己家人買了幾斤麵粉，做出若干餅子，把餅商叫來，對他們說道：現在我已知道一斤粉能做幾個餅，一斤粉價值幾文，一個餅價值幾文，你們要依着定價賣，若敢私增一文，我就砍下你們的驢頭。現在我瞿留守也要學這位宗爺爺的辦法，貨物都替你們定好價格，不叫你們吃虧，也不許你們多賺錢，你們不遵，也當心你們的頭。牌示之後，有幾個商人，居然敢於玩法，被我抓來，毫不徇情地砍了。又有某執行此項法令的司員，還是我的門生，因受商人賄賂，竟敢暗中舞弊，也被我查出砍了。從此人人兢兢業業，奉公守法，我只不過砍了幾個人，物價自然平

了。廣西的物價，直到於今，比戰前不過漲了二三倍，別的省份，則有漲八九倍者五十倍者。同做嘆道：這樣看來，廣西物價之能平抑，是因為廣西吏治的澄清，而吏治之所以能澄清，還是因為你這位長官自己就一清如水。別的省份，又何嘗不限價，無奈限者自限，漲者自漲，就是那些長官不能以身作則之過了。

對呀，式耕接口道，以身作則，是頂要緊的，否則就像俗諺所謂『上樑不正下樑歪』，無論什麼良法美意，都行不通了。但在上者固須以身作則，在下者也要各自檢點。你原諒奸商污吏說是不得已，他們自己原諒自己，也說是不得已。若不過只為填飽肚皮，這也還可以說。可恨者，他們只顧這樣幹是不得已，那樣幹也是不得已，久而久之，可以得已也要不已。譬如肚皮填飽之後，又想享受了，又想娛樂了。知道亂世錢財，難於長保，錢到手就花。其荒淫無度，侈糜揮霍，比之戰前反而遠勝。以前窮奢極慾的只推淮揚一帶的鹽商，現在全國商人都成鹽商了。至於官，則你記得肇慶朝廷那班文武的情況麼，聽昆曲，玩葉子戲，無日不宴，無夕不會，既卜其晝，又卜其夜，公事置之度外。更可痛心者，青年秀才，身在黌門，談忠說孝，語及天下事必痛哭流涕。而一入仕途，立即同流合污。流風之所煽惑，無論貧賤，無論勞心與勞力的人，都把楊朱學說十足地發揮出來，活一天便掙一天的錢，掙一天的錢便享受一天。用錢愈多，則掙錢之心愈急，貪污之風更大肆矣。貪污與揮霍，互相因果，如環無端。物價之高漲，與貪污之風，又互相因果，如環無端。舉世滔滔，如飲狂泉，如中妖蠱，從下流而忘返。

自太祖高皇帝開國以來，人心之陷溺，未有今日之甚者也。彼等徒逞一朝之快意，而不知吾明三百年社稷，數萬里錦綉山河，卽斷送於其手，言之豈不令人痛心！若在上者以勤儉爲天下倡，在下者亦人人潔躬自好，寧死不敢爲非，區區商賈，又何敢復施其技。物價一平，則廉恥之風，可以復立，而國事亦必有可爲。惜宋儒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世皆視其冷酷，數百年來，無一舉行之者；彼泰西修道士『不近人情』之一服峻劑，也當然無地可施了。

兩人淺斟低酌，談談說說，不覺遠處晨雞已唱了幾遍，鹵紙已泛出熹微的晨光。盆中炭火久已灰燼，兩枝臘燭卸下兩堆紅淚，也已搖搖無光。同做酒太多，覺得身體發熱，打開窗子，透進清涼的朝氣。只見外面白茫茫一片大霧，預告今日一個絕好的晴天。同做徘徊至中良久，忽慨然長嘆道：

——我輩死後，國事恐將更不堪問了。我這次毅然來與閣部同死，原亦有鑒近來士大夫之苟且無恥，欲以一死愧天下，以收轉移風氣之功。但適聞閣部所言，則人心之陷溺，已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吾輩區區之力，又何能爲？那麼，我們今日一雙頭顱，豈非白白拋擲麼？

——我們做一件事，只宜問其應該不應該，不必計較他一定有什麼效果，功利二字，豈我曹之所宜言。卽舉世盡而爲禽獸，我還是堂堂地做一個人。況世界是無窮盡的，吾人生命也是無窮盡的。人有一日之生，則有一日之羣，有一日之羣，則必有所以維繫之者，故道義亦永久存在。我們今日之死，所謂表天地之正氣，垂萬古之綱常，卽以功利言之，我們又何嘗是



白死呢？瞿閣部手燃着他白如銀絲的鬍子，一字一句很從容而又很沈着地說。

張司馬聽罷，大有會心，欣然而笑。

東方太陽漸漸高起，霧亦漸散。獨秀峯頸以下尙隱於殘餘霧氣裏，看去覺得非常的高大。頸以上沐着朝暉，閃射璀璨的金碧。像一個巨人頭戴金冕，上頂着天，下立着地，堂堂地站立空間裏，沈默地顯示在綿綿無盡的永恆之中。

兩人對此異景，不禁默默無言地讚嘆起來。這枝大筆的無字天書，現在他們是澈底懂得了。

忽一陣鸞鈴聲響，把他們從出神境界裏喚醒，轉頭一看，原來是幾匹馬，馬上跨着滿裝武弁，後面跟着一小隊兵，正向他們的臨時拘留所，一步一步攏來。最令人注目的是兩個紅衣劊手，各握一把鬼頭刀，反映着朝陽，閃閃發亮。

本文參考材料

瞿忠宣公全集

明史本傳

查繼佐罪惟錄

計六奇明季南略等

## 丁魁楚

臉厚，心黑，手長，是中國做官的祕訣。三者備其一，在官可以立得腳穩，備二，則可以到處得意，兼備，則飛黃騰達，名利雙收，自然不成問題。丁魁楚自榮登甲榜以後，對於這三個官訣，揣摩得熟而又熟，透而又透，所以他入了仕途，不過幾年便由縣令洊升督撫，開府薊州，官稱方面，可謂大丈夫得志之秋了。

但宦海風波究竟是兇險莫測的，那怕圓滑如丁魁楚其人者，也免不了有失腳的時候。薊州本屬『九邊』之一，是明朝防禦外患的特區，常受滿州軍隊的騷擾。崇禎九年，滿兵又大舉殺來。魁楚思量封疆大員雖有守土之責，但白送一命又何益於國家，便帶着部隊向後方撤退。這一下不惟官職難保，頭顱的情勢亦復岌岌可危了。幸而朝中原有靠山，靠了大學士溫體仁的援手，只抵了一個小小失機遺戍的罪名，但宦囊充盈的人，究竟不容易跌倒，不到二三年，他又以報効幾千兩軍餉的原因，復得起用。

宏光皇帝即位南京，他已結上了閣臣馬士英，而得擢升兵部右侍郎兼副都御史。他原是十分機警的人，知道南京的運命不會如何久長，而兩廣地勢僻遠，滿州的鐵騎一時不會衝到那兒去，再三運動馬閣臣，把他放了兩廣總督，從此他便遠遠離開那險惡的政局，而投入海外的一

角清靜乾坤，自由自在做他的官。

廣州古稱南海，漢時便與南洋通商。唐宋以來又設立了市舶司，外洋商賈，每年都來中國做貿易。凡官南海者無不滿載而歸。從前做官的都羨慕揚州刺史，其實揚州之缺，那及得南海之肥，丁魁楚久已垂涎廣州之富，常對人說：騎鶴揚州，不如跨鯨南海，於今才算如願以償，其踴躍滿志，不問可知。

自從永樂皇帝派鄭和下「西洋」以後，南洋羣島三十四個國家，無不向慕中國威德。爭先入貢。於是那些遠在外洋的什麼紅毛國，綠毛國，大呂宋，小呂宋，還有許多咕哩呱啦帶着「口」字邊的國家，都聞風而至。每年奇珍異寶，香料藥材，綾羅綢緞，海味洋菜，一船一船運來中國。只須做官的會搜括，何愁不發大財。丁魁楚手兒本來生得長，這下子可說是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況且時危世亂，不趁早擄他一票，知道這個官又能做得幾天？所以他在兩廣只做了兩年，宦囊所獲，竟超過以往四十年成績而有餘。

南京陷，宏光擄，中國暫時陷於無主的狀態。時靖江王亨嘉在桂林，丁魁楚想挾為奇貨，以成一段擁立大功，使人風示亨嘉來到肇慶府，他便將約幾位大臣，推戴他做皇帝。亨嘉本來是個狂悖無知的青年貴冑，手下又豢養了一羣狐朋狗黨如孫金鼎之流，與平蠻將軍楊國威勾結，正有圖謀不軌之心，一聽丁總制也歸心於他，當然正合孤意了。於是先設立了丞相，大司馬一些不倫不類的官，將廣西巡撫瞿式耜請來府中，強迫他首先勸進。式耜雖受盡了他們的威逼利

誘，始終不屈，他們只好將他鎖繫舟中，同赴肇慶。式耜頗有幹才，身子雖不自由，却能派人送密書給丁總督，說已與楊國威部下軍官焦璉定有密策，靖江王船抵肇慶時，請總督派兵前來，內外應合，可將逆黨一鼓成擒。那時唐王聿鍵已卽位閩中，改元隆武，詔書恰頒到兩廣。丁魁楚知道他那着棋已不能再下，又接獲撫密報，遂毅然變計，派了幾營兵，埋伏於羚羊峽，果然擒了亨嘉併諸羽黨解閩處死。那野心的王子又沒憑證，欲辯無從，而魁楚却以計擒逆藩之勳，得封平粵伯，賜尚方劍，便宜行事，加蟒玉，這是他黑字訣第一次的大成功。

在靖江王的事件之前，桂王常瀛以避流寇之亂，挈眷流寓廣西梧州。因病薨逝，長子永安王嗣爵。時宏光失國，巡撫瞿式耜謁永安王於舟次，見其氣宇不凡，遂馳書丁總督，謂桂王爲神宗嫡孫，以親以賢，皆無勝於他者，理應奉他爲主。丁魁楚對於這件事自然當仁不讓，那時大局緊急，他恰打算來梧駐防，便提早來梧謁見，很想邀糾同志，上表勸進，又深憚安仁王天姿英邁，不是個可以由人播弄的人，一時踟躕未決，又把眼光注射到靖江王身上，及得唐王卽位之訊，當然兩下拉倒，但以後再見永安王，言語舉止，便不免有點兒前恭後倨。永安認定他不是個君子人，待他就不免淡淡的，年青人少涵養，有一回還拿尖刻的話譏刺了他兩句。魁楚大恨，當他派員賚表到天興府叩問皇帝起居時，那官兒暗地表不知說「永安王一些什麼話。從此朝廷對永安也頗有疑忌之心。但隆武心胸闊大，從前爲了請討流寇，觸怒崇禎皇帝，被錮以陽高牆，受了幾年苦楚，也知道一個做皇帝的人對待親藩是不應該過於嚴刻的。所以只密諭魁

楚，察看機宜，暗加防範，並無其他囑咐，魁楚只要請得題目到手，仍然要做他的文章，延請永安宴飲，醉後談及流寇和滿清的問題，故作憂憤之狀，拿話去挑撥永安道：現在清兵正傾注全力和浙閩相持，無暇西顧；可是流寇張獻忠李自成已趨武漢，不久由楚入粵，我們這裏一點準備沒有，如何是好。殿下爲高皇帝子孫，神宗嫡系，難道忍心坐視宗社之顛危嗎？永安王道，這事我也很爲憂慮。先王以逃難而薨逝旅次，不但國仇，家恨也難忘的。不過我現在赤手空拳，又有什麼辦法？魁楚道，第一着是練兵，第二着是籌餉，兩廣若有二十萬精兵，三年糧草，進攻退守，都綽綽有餘了。殿下若肯出而號召，臣願竭誠以効馳驅。永安王道，宗藩照例不能過問政事，更不容有兵權，何況我又是流寓於此，要我出來號召，怕不大穩便吧。魁楚道，這是非常時期，何能拘守太平時的成法，殿下不肯出頭，誰又肯踴躍呢？永安王道，那麼但願先生好自爲之，若能得當以報高皇帝，卽先王地下有知，也要感激先生的。魁楚綽了他的口氣，加了許多油鹽醬醋，也真虧他手段高妙，竟能把這一味尋常食品，烹調得適口可餐，當晚又一道密章奏上天與府。自此與永安王過從甚密，酒食酬酢，幾無虛日，一夕，永安同他喝了一夜酒，次日卽以暴薨聞。魁楚又適於此時晉太子太保，兵部尙書。也有親密朋友，暗把這件疑案叩問他，他口頭雖極力否認，而眉目神態之間，栩栩然大有伯仁由我之意，於是外間遂有『奉密旨』之說，其實隆武皇帝是否真有密旨，抑丁魁楚假手以報其睚眦之仇，那只有天知道吧。他不過是位督撫，杯酒談笑間，又斷送一位親王的性命，而且一點事也沒有，不能不說

是他黑字訣第二度的大成功了。

隆武殉國，寶座又空虛了。瞿式耜提議請永安王之弟永明王由榔監國——那時他已嗣其兄而爲桂王。丁魁楚恐怕桂王記憶殺兄之仇，又見浙閩皆破，滿清軍隊可以直趨西南，毫無攔阻，如果在西南建立政治中心，分明是設立鴿的，招引敵人兵力，集矢於此，這事對於他人尙無所謂，而對於他自己那重得難以遷移的官囊妨礙却太大了。所以藉口『尋訪行在消息』以示不忘故君之忠，又說定策大事，不敢專擅，非等東粵縉紳到梧共議不可，借此推託。自己則日汲汲於捆載財貨，遷徙輜重，寄頓家眷那三件大事。後來見呂大器，王化澄，李永茂各大臣雲集肇慶，擁立桂王的口號，已是響徹雲霄，魁楚又怕別人搶了首功，以前冷淡態度，一轉而爲熱烈，而且比別人更熱烈幾萬倍，先結納太監王坤，與他結拜了兄弟，桂王左右親近之人，無不贈了厚禮，送了盟帖。桂王建了監國名號之後，便須陞賞勸進各臣，並設立首輔。魁楚於宣佈前夕，到瞿式耜船上拜望，對式耜說道：

——現在起用的大員，有陳秋濤，楊機部二公。呂東川與年翁也是老資格。兄弟已在監國前極力推轂，將來翊贊綸扉，都是要一一借重的。

第二天宣布出來，魁楚拜了武英殿大學士，原有兵部尙書外又兼吏部尙書，手握政戎二柄，儼然首輔之尊。式耜見了他笑道：

——光三，恭喜你居然大拜了，本來首揆一席，非你莫屬，但不知你昨日何以偏要說那一

番話？

魁楚面皮都不一紅，反而笑吟吟的答道：「兄弟才望遠不及諸公，叨此異數，真使我慚愧無地。何況當此國家多事之秋，綆短汲長，實不足當此重任。也曾向監國極力推辭，無奈監國只是不允，叫兄弟也沒辦法。」

式耜聽了惟有暗笑，但他原是忠厚人，念多年老同事的情分，倒也毫無芥蒂，但其他失望之人，可就大大不然了。第一，原任兵部尚書李永茂本有相才，見魁楚大權獨攬，遂借母喪守制爲名，隱居不出。第二，閣學兵部尚書呂大器，秉性清剛，辦事甚有決斷，因與魁楚爭兵部戎政一事，意見齟齬，跑往柳州，從此召之不至，連以後永歷登極大典，都不來參加。第三，陳子壯與丁魁楚論起科甲的輩份，他屬於姪輩，不便與老年伯爭這首輔的一席，而自己在隆武朝已至大學士，又不甘屈居其下，也就借故不肯入朝。後來他與陳邦彥起兵廣州，牽掣清兵，兵敗被擒，寸磔於清總督修養甲之手。當時輿論都說陳秋濤爲國而死，雖死得其正，但死的情形，究竟太慘，這件事丁光三老年伯不能不擔點干係的吧。不過以上都屬私人之事，本不足以爲重輕。惟蘇觀生擁立紹武於廣州，與肇慶成爲敵國，鵝蚌相爭，讓滿清坐收漁翁之利，那就牽涉明社的興亡，關係不小。原來蘇觀生也是功名心重的人，隆武朝位已至大學士，自汀州敗退入廣，本想參加擁立桂王，而魁楚恐他故相位居己上，堅拒不與其事，並用言語激動那性情卞急的呂大器，加觀生以叱辱，觀生大怒而去。適隆武之弟唐王聿錕逃來廣州，觀生遂立之爲

帝以抗桂方。兩下治兵相攻，打了幾回大仗，雙方都死了幾萬人。清提督李成棟偵知廣州省城空虛，以數百兵佔據之，擒了紹武，逼死蘇觀生，長驅西上，致永歷也不能任肇慶立足，而不得不出於播遷之一途，從此播來遷去，永無止息之期，成了歷史上一箇有名的『播遷天子』。這一幕南明歷史悲劇，雖說是蘇觀生主演，但丁魁楚却算是這劇本的製作者。

朝中既無正人，魁楚遂與王坤互相表裏，大開賣官鬻爵之門。他把舊旗鼓官蘇聘文陞爲內閣中書，專替他經紀這項買賣。果然臣門如市，生涯鼎盛。有個李侍御自視魁楚這樣敗壞朝綱，非常憤慨，上了一本，參劾魁楚十大罪，在永歷皇帝御前，侃侃而談，證據都極鑿確。魁楚雖上表告退，却叫王坤挾持永歷，把李侍御傳旨申飭一頓，降三級調外用，從此誰也不敢說他閒話，魁楚更可以爲所欲爲。

清兵既陷廣州，前鋒迫近南韶，肇慶已在威脅之中，太監王坤主張車駕西幸，大臣如瞿式耜等皆力爭不得。丁魁楚本掌兵權，何以不出兵抵抗呢？原來魁楚所養之兵本非用以作戰的，他們有比這更高雅的職務。讀者想都聽見過端硯的大名吧？那端硯產於肇慶東的爛柯山，有上巖，中巖，下巖之別，水坑，旱坑之分。最好的硯材，其色青中帶紫，如夏日雨前蒸透於夕陽中一朵薄雲，石質異常細膩瑩滑，拿上手便覺津潤，以指扣之，其聲冷冷清越，有如哀玉。石上布有青絲圓形小鸚鵡眼，亦有碎星光點如沙中雲母者。這種硯台，的確是從前讀書人最名貴的文房清玩，凡到廣東做官的，總要設法弄幾方帶回去作爲紀念品。我們的丁制軍風流儒雅更



勝於他人，區區數方或十餘方是不能滿足他的，竟像開礦般大批採取。他派陸軍鑿取旱坑，旱坑採無可採了，又派水軍堵塞羚羊峽，將水車乾，鑿取水坑。成年都有幾千幾百人在那下臨大江，壁立千仞的懸崖峭壁間工作着。有人說即使丁制軍是個千手觀音，渾身上下都是拿筆寫字的手，也用不了這許多硯，他這麼大規模的採取，究竟爲了什麼，我們是莫測高深的。他的水陸軍隊既變成了開礦工人，他們用刀用槍當然不及用錐用鏟之純熟，那裏還能叫他們去殺敵呢。況且他標下將領的職位，大都由賄買而來，當然要在國防上撈本，吃空額，剋質餉，浮支濫領，相習成風，試問有幾個兵得用？

車駕既有西幸之說，滿朝文武以及城中富有之家，當然要跟着逃了。可是西江比較像樣的船隻，都不知那裏去了，永曆皇帝搶了一隻小船，其餘文武有的坐竹筏，甚有臨時用幾根木料束在一起算是木排。每船上都擠滿了人，舟子趁勢敲詐，兇如虎狼。竹篙打得嘩啦嘩啦的水響，槳櫓咿咿唔唔。扛運什物的腳夫，上下碼頭，口中邪許之聲，此唱彼和。果然是一部熱烈的交響曲。忽有什麼人放個謠風，說滿州兵已殺來了，於是大家搶着上船，行李帶不上，只好丟在岸邊，沿江數里，箱籠鋪陳，相望於道。也有閃脫女人的，失掉小孩的，擠壞了老年人的，人們上了船又跳上岸，呼娘喚爺，尋妻覓子，一片喧呼之聲，應和着篙槳的節奏，整個的西江口都動搖起來。

這時候，大家只想逃命，那裏還管什麼尊卑上下。永曆皇帝的小船夾在衆船中間，幾次被

鄰舟的篙子刺着，也幾次險些兒被木排碰翻。一隻船把皇帝的船攔腰一撞，船身發生劇烈震動，船上人卻幾乎顛下水去。御前侍衛大喝道：

——皇上聖駕在這船上，你們這麼亂撞，不怕犯副麼！

這船上的長年反一竹篙打上御舟，別起眉毛，鼓着眼睛，罵道：

——是皇上聖駕便怎麼樣？做皇帝的還不是同我們一樣是個人。看你們這時候拿老子怎麼辦。老子不怕！

別的船上人也有笑的，也有罵的，也有人嘆息道：

——皇帝不坐大龍船，却坐這樣個瓜皮小艇，無怪要受撐船的氣了。這也叫做『龍游淺水遭蝦戲，虎落平陽受犬欺』。可憐！可憐！

峽窄，灘險，江流又悍急，萬舟逆流競上，永歷帝那隻小船沒有出事，總算是聖天子百靈擁護，可是其他小舟，竹筏，木排，碰翻打散的，也就不在少數。落江的人，掙扎於洶湧的波濤裏，眼睛望着船上，閃出求救的哀光，但誰也不去理會。同情心是人類感情的奢侈品，當性命迫於呼吸的當口，人們只有顧自己。緊，那裏還想到什麼仁愛，矜憐，以及相類的美德。這也是恆人之情，不足為怪的。

或者有人要問，那些船隻究竟那裏去了呢？原來都是丁「臣借『軍用』」的大題目，預先叫部將蘇聘文簽拘去了。計大船四十號，小船一百二十號，數日前已裝滿了丁家的財物妻小，悄悄

開去岑溪。叫蘇聘文帶了幾千兵，藉口扼守岑溪，其實是替他保護這些船隻。

若問那些船上，究竟裝載些什麼？則並不像嚴嵩劉瑾精沒時有清單可憑，我們也只知道個大概而已。據說所取端硯便滿裝一船。主要的財寶是稍金八十四萬兩，銀數百萬兩。古玩則尊彝盤匱，觚觶罍爵，鐘鼎彝敦，約有十數件，銅綠斑爛，的確三代古物。其中有一個饗餐鼎，一個殘缺的簠簋，都最重，最大，也最古，爲魁楚所深愛。一枝碧玉笛，長三尺，整段赤玉琢成，說是唐代甯王之物，楊貴妃偷弄一回，惹起明皇醋意，鬧了一場小小情海風波，便是這東西了。舊藏楚王府，張獻忠破武昌，自王府得此物，相傳已被獻忠摔碎，其實不然，但不知何以竟輾轉入於魁楚之手。又綠玉罄一枚，亦楊妃物，出於宋陵。一個玉孩兒扇墮，說是宋高宗墜於四明水中，十年後復得於黃花魚腹，剖魚的廚娘，因此而得封孺人。有高宗親撰小記刻於墜上，所以後人知道。這幾件都是無價的寶物。便是大內也少有的。其他珍玩則一個徑尺長的瑪瑙盤，出於蔡京家。一條玲瓏玉帶，乃賈似道特發余坑塚所取。一個玉辟邪，乃宋理宗賜似道之物。這兩件都出於賈氏多寶閣。一座浮雕玉屏，上面鐫刻百來個古美人，衣裝姿態，各不相似，而顧盼風流，神情欲活，確出於名手。一座大金鼎，一對金燭台，都百寶裝成，雕鏤精絕，這三件都屬嚴府舊物，上刻有『臣嚴嵩恭進』字樣，蓋是嚴相鑄作嘉靖皇帝祠醮之用，擬進而未果者。籍入大內，又流傳人間。魁楚平日崇奉元壇，卽將此物用之於他家的進寶樓裏。法書古畫千軸，多有名人題款。他到廣東所得外洋物品，我們又可以分類介紹一下：珍寶

則金剛鑽，貓兒眼，石榴子紅寶石，梔子黃黃寶石，海水青藍寶石，翡翠，瑪瑙，琥珀，玳瑁，象牙，犀角，夜明珠，珊瑚枝等，數量都是論勺論升。器用則各色杯盤，金的，玉的，犀角的，鑲金絲的，鑲銀絲的，五彩珐瑯的。各種寶盒則金鑲蜜臘的，金鑲瑪瑙的，鍍金鑲雲母的，金鑲咖不倫的，也都是整筒整套。香料則檀、沈、速、乳、降真、蘇合、安息、龍涎。藥品則荳蔻，阿魏，冰片，丁香。飲料則葡萄酒，紅露，黃露酒，每色數瓶，至十數瓶。西洋玻璃鏡有以下這麼多的種類：如穿衣鏡，水月鏡，圓的，方的，八角的大小梳裝鏡。又有什麼江河照水鏡，據說掛在船上可以遠攝數十里景物，魚龍水怪，見了這鏡，都要潛藏。更有千里鏡，顯微鏡，照字鏡，雖不知作爲研究科學之用，也收藏作爲玩具。論布帛則西洋織金緞，西洋哆囉絨，天鵝絨，嗶嘰緞，烏羽緞，每樣都幾百匹。波斯氈，荷蘭氈，西洋花緞褲，白鞞爾國錦褲各十餘牀。各色西洋布，如咁馬布，毛裏布，沙南瓠布，紅撒哈喇布，印字花布，絞綃布，大都染就五色花紋，展開時燦爛悅目，有如雲錦，中國人那時把西洋布看得比本國綾緞還要貴重——如辟疆因其妾董小宛着西洋布衫遊金山，竟寫入紀念文字可證——魁楚所收母樣的匹數，不止論百，竟要論千。他不見得下野後竟去做布販子，不過魁楚收物素抱以多爲貴主義，象端硯都要採取那麼多，何況布帛還是得用之物嗎？

他的眷屬是一妻四妾，一子三媳二女。他本有三個兒子，到廣州後死了兩個，僅存長子，老頭兒全部舐犢之愛都集中於這位大少爺身上。由他一句書不讀，專在外邊鬼混。這位丁大少

爺倚仗老子溺愛，同一班幫閒胡作胡爲，名譽也就鬧得不好。老頭子是兩廣大總督，他就是小總督。老頭子在廣東掙了一份大家當，他也掙了一份小家當。兩位小姐，大的十八歲，小的十四歲，也嬌養得像公主一般。這次逃難，大少奶帶了一雙白孔雀，一對錦雞，都是南洋各國進貢來的。二小姐帶了一雙金線猿。這是暹羅國名產，背上與四肢間的毛，金絲似發亮，皮肚的毛，銀絲似發亮，黃白分明，光澤可愛，正如黃金白銀堆在一起。丁魁楚素不歡喜動物，不知何以獨於此物有緣，一見便覺心開，每不憚褻其玉指，加以撫摩。這猿又極其聰明，善解人意，終日守在香閨裏，寸步不離，二小姐更寶貴得命根子相似。這幾個啞朋友，也佔了一隻大船。

此外，太太與姨太太們，上自全堂的螺鈿烏木，紫檀細雕，棠梨水磨的廚櫃几椅，下至馬桶脚盆，還有百十個男女奴僕的細軟粗笨，卽平日所蓄養的雞兒狗兒，無一不帶在船上。一百幾十隻船使用起來，只嫌不敷，決不會有餘。

原來丁魁楚和前爲明將况已降清的李成棟本有點交情。這一次聽說李成棟入了廣州，卽道心腹家人丁廉丁深齎帶黃金三千兩，珠玉采緞十餘色，投廣州求見李成棟，說主人願意歸順大清，只求成棟保全他的身家性命。二丁去後，魁楚卽將財物家眷護送上船，自己與兒子仍留肇慶度歲。還叫人在花園裏修築茅亭，移栽花樹，毫無忙迫之狀。對人說他負有留守之責，敵人來是要拚一拚的。人家都說丁相公的雍容雅度，與東晉時代，聞苻堅已渡淝水仍然賭棋別墅的

謝安，可以後先媲美，足見大人物的氣度究竟不凡了。

清兵逐步逼近，魁楚祇有退出肇慶前往岑溪。舟中等待二丁回來報告道：已見着了李成棟了。成棟現爲提督，清朝賜號固山，手下雄兵數萬，鐵騎五千，好不威武。他受了我們的禮物，對我們說，我正想邀你家主人重做兩廣制軍，你們來得恰好。所以親筆寫了回書，約主人在梧州相見。

魁楚得了這個回話，雖過去金榜題名，黃麻入閣，也不及這時的快樂。到了約定日期，自岑溪解纜東下，去會與朝李固山。李成棟爲表示他的恭敬起見，也乘川西上數里迎接這位大明丁首輔。兩下在離梧五里的叫做斷藤峽的一處村莊會見，握手道故，十分親熱。當時又喚過兒子叩見李老伯。成棟拉着他的手，問長問短，著實誇獎了一番。晚上成棟具帖請魁楚父子過去喝酒，細談戡定兩廣的計劃。成棟又道：

——兄弟奉了朝廷的嚴旨，不日提兵西進，追擒永歷君臣，在梧州也不能久爲耽擱。廣東初定，一切事務，紛如亂麻，兄弟又苦於不能兼顧。老先生總制兩廣有年，如肯東山再起，那真是駕輕就熟，再好沒有了。所以我已拜表朝廷，請你再攝兩廣之篆。前託貴价帶呈蕪函，現又面懇，務請不可見棄。明日是一個黃道吉日，希望老先生就此上任。

於是成棟吩咐左右將旗牌，符籙，制台的勅印等等一概移交魁楚手中。臨別時還殷勤把臂送出船頭，說道：

——東南半壁全仗老先生撐持了。

魁楚回船，晚上幾乎喜得睡不着覺。這一回預先走了李成棟的門路，不惟身家無恙，而且還可以重新開府兩廣，再刮幾年地皮。他的財產雖多得連自己都弄不清多少。但貪財本是一種病，沒有目的，沒有理由，只爲貪財而貪財罷了。貪財的人，又好像佛經所說在焦渴地獄受罪的人，池裏水只能浸到他的額下為止。愈想喝，愈喝不到。水向上不斷的增漲，他的頸子也不斷向上長，中間永遠有那麼個距離，所以永遠焦渴。或者有人說，他所賺錢，已是十幾輩子也享不完，何不從此脫離政界，找個安全地點去做富翁，還要同李成棟打什麼交涉呢？則不知財與勢本是相連的，財而失了勢的保護，則盜匪，亂兵，民衆……皆可得而魚肉之，桃花源究竟只是詩人理想的樂土，他能隱藏到那裏去？所以他之跳此火阱，其實也是有逼而然。所以我們不能不說有錢的人，是天下最荏弱的生物，最爲可憐的東西。

到了夜半，李成棟船上忽來一個旗牌官，持成棟手帖，說請他父子立刻過去，有機密事相商。魁楚茫然不解所以，又不敢違命，只得同兒子過船。

一踏進艙門，只見李成棟全裝披掛，高高坐在上面，滿臉殺氣，一言不發。兩旁將士雁翅般站立，刀槍的光亮，閃在陰慘的燭影裏，叫人心膽生寒。魁楚一見這個氣象，便知道事有不妙，李成棟已變卦了，身不由己地向地下一跪，叩頭道：

——魁楚自知該死，但膝下只有一子，求軍門大人開恩，饒了他吧！

——你要替你兒子求情嗎？很好，很好。

成棟向左右嘴唇略努一努，左右便將丁大少爺簇擁出艙去了。頃刻間，一顆鮮血淋淋的首級獻於帳下。

——你這麼捨不得兒子，還是跟着你的兒子去吧。成棟眼望着下邊的臉如死灰，痛淚交流的丁老頭兒，微微冷笑地說。

於是丁魁楚也被簇擁出去了。

成棟既斬了家父子，出來立在船頭上，指揮手下兵士，將丁家眷屬一齊趕到岸上，脫去衣服，仔細檢查一遍，然後一個個頭入成棟的兵船。只有平日無寵的三姨太太於過船時跳入江中而死，其餘沒有一個不伏伏帖帖，聽從指揮。丁魁楚四十年辛苦所積的宦囊，此時連船歸爲李成棟所有。

但當搜船之際，丁二小姐的一隻金線猿，因受驚而亂抓亂叫，被李成棟的兵丁打死了，這是最教二小姐傷心的一件事！

#### 本文參考材料

瞿式耜家書

明季南略引粵事記

王夫之永歷實錄

廣州府志粵海關志等



## 王秃子

大凡下層階級的人，照習慣有姓無名。浙閩一帶稱掌船的爲『長年』，所以漁戶老王被人喚作『王長年』，但他生來沒有一根頭髮，和他狎熟的人們又喊他爲『王秃子』，現在我們也喚他爲『王秃子』吧！

王秃子雖原籍福建，但自幼在江浙一帶做漁船生意，娶妻生子，在江浙也算生了根了。以前天下太平，海裏的魚也像特別繁殖，一網撒下碧沈沈的海水，捉起來便是滿滿一網魚，鱗甲閃爍在太陽光裏，像是一網銀。秃子除擁有海中一隻漁船外，崇明島金沙港的岸邊有他一座小小板屋。家裏一個老婆，兩個孩子——大的是男，十歲，小的是女，七歲。秃子到漁市賣了魚之後，照例要沽回一大壺酒，買回一大塊肉，叫老婆整治，又配上當天自己獵取的幾條鮮魚或幾斤海蝦，一家吃得醉薰薰地。老婆又替他燒一大鍋熱水，洗去他一身鹽風滷雨，也洗去他一天的勞碌困倦，然後或者就上床一覺直睡到第二天的天明，或者讓他到茶館書場消磨半晚。人們對於自己的生活總容易發生厭倦，所謂幹一行，厭一行，秃子却不然。他常對人說：人家都說做官的快活，但做官的有咱打魚的這麼逍遙自在嗎？便是皇帝老子下聖旨叫咱去做一品當朝的宰相，咱還是不願意哩。

可是世界是善於變化的。自從嘉靖三十一年以來，倭子兵專來浙東沿海騷擾。崇明島原是王禿子的漁場，是禿子穿衣吃飯的靠山，也成了倭奴的佔據地。又有漢奸汪直，徐海，毛海峯，彭老生一千人替他們做線索，引他們深入江浙內地，到處燒殺淫擄，把個素稱富庶的江浙，鬧得城郭殘破，閭閻爲墟，變成了豺狼虎豹的天下。

崇明的人民逃走了大半，被殺了小半。城池落在倭寇手裏，便拿來作爲駐兵的大本營，搶劫財貨都屯積在這裏。海岸邊泊滿了他們的兵船，三四十丈長幾丈高的大船，上面槍炮刀戟排列得密麻相似。小舢板穿梭似沿海巡邏，那個敢伸出頭來窺探一窺探。

王禿子的漁船被他們搶去了，他的鄰舍也都逃走了，他本來要逃，但因老婆生病走不動。一把鐵鎖反鎖了大門，一家靜悄悄伏在裏面，到黑夜才偷偷後門出去取點水。這時候城郊貿易都已斷絕，沒處買米，只好晴平日積蓄下的魚乾苟延。從門縫望出去，只見三三五五的東洋鬼子拿着刀槍打他門前走過。隔不上十幾天，聽見砲響，分路出去打劫的倭船又回來一批。大隊的倭兵押着中國的脚步，從船上扛下無數的鹵獲品，箱櫃呀，布袱呀，蓆包呀，麻袋呀，卸在平地上堆成一座山。還有許多擄來的男女，被麻繩一串一串牽着走，後面皮鞭趕着好像驅赴屠市的豬羊。

一天，王禿子張見船上趕下一夥婦女，都很美，很年青，像是大家閨秀。倭兵中間，一個黑矮漢子，上面穿著錦衣，下面是燈籠褲，外披鐵牌甲，頭上戴個鐵圈，當額兩隻翹起的角，

像是小牛角，手撫腰間的雙刀，挺起肚皮走來走去——王禿子後來才知道他就是辛五郎，就是歷次率領倭兵入犯的主將——那黑漢看中幾個較美的女郎，叫手下將她們送上他的座船，其餘都分給那些偏裨。那些女郎那裏肯上船去，賴在地下，嬌啼宛轉，頭髮都散開了，衣服也扯破了，惹得賊人怒起，一頓刀背，打傷好幾個，究竟女人力小，還是被他們橫拖倒曳地架上船了。王禿子看了，眼裏火星直冒，恨不得搶出去一頓亂斧將他們砍翻，救出這些可憐的女孩兒們來。

他的老婆患病沒有醫藥，又日日嗜魚乾，加了消化不良的病，死了。禿子背她出來埋葬，走不到十來步，遇見幾個巡夜的倭兵竟被逮往。天明，送到辛五郎面前，辛五郎見是個四十來歲的壯漢，吩咐不殺，要帶他回國當兵，禿子再三稟說家裏還有兒女，他不回去恐怕兒女要餓死，因為他出門時，怕兒女出來亂闖，是會將後門反扣了的。但你想那些倭人肯聽他的話麼？他還是被鎖了手脚，和一羣俘虜關在一艘兵船裏。

倭寇大掠了蘇松嘉常，又進攻杭州，子女金帛，搶了個心滿意足，才一齊回到崇明，打算揚帆歸國。禿子的那條船上有倭兵五十餘人，頭目數人。擄來男女六七十口，珍貨寶物滿滿塞了一船。開船以後，知道俘虜無法逃走，都鬆了縛束，分配了職務，有的管庖廚，有的管灑掃，有的搖櫓，有的牽蓬。他們知道王禿子是漁戶出身，便委了他一個掌舵的差使。

禿子想吊桶已落在井裏，飛也飛不走，不如想法子博取賊徒的歡心，再作別的打算。賊徒

們見他小心勤謹，很是高興，常常打着生硬的中國話問他，他家不想家。禿子搖頭說不想，在中國沒飯吃，跟着將爺們上東洋去好得多哩。他們聽了更加歡喜，允許他到本國後，讓他任部隊裏當一名小頭目。

王禿子踞坐後艙頭，掌管着舵，常同那些俘虜閒談。他們常痛罵官兵無用，不肯抵抗東洋鬼子，帶累他們遭了這個大劫。內中一個李秀才究竟是讀書人，頭腦比較清楚，聽了他們的話冷笑道：兵何嘗無用，只是官不好罷了。從前張經、張總督控制江浙時，倭寇敢這樣猖狂麼？那些官兵打起仗來還不是很出力嗎？後來換來了一個什麼趙文華，江浙防禦諸事便鬧得像現在一樣——一團糟了。那趙文華是當朝宰相嚴嵩的義兒，巴結乾老子得法，做了工部侍郎。嚴嵩發盡天下的大財還嫌不足，垂涎我們江浙的富饒，又想大大來搜括一下，所以在嘉靖皇帝面前竭力保薦趙文華到本省來。這寶貝在嘉靖皇帝面前上的『平倭策』，諸位知道是什麼？哈哈，說來好笑。他說近來海氛之所以不靖，都是爲了海神祭典久不舉行，海神不樂所致。如果祭了海神，以後倭船近岸必有大颶風以阻之，照此就可以海晏河清了。皇帝居然信了他的話，江陰常熟一帶海神廟都派官員祭過，可是倭船還是一樣攔岸。老趙到江浙的德政，第一步便是參走了張總督，還栽了他一個殺頭罪名——這是諸位都知道的，我用不着再詳細敘述。第二步搜括金錢，全江浙的府庫都給他洗空了，銀子何止幾百萬兩。又借徵兵集餉的大題目，在兩浙，江淮，閩廣一帶，留糴粟，除京帑，給饑饉，所有田畝都增加租稅，而且預徵三年，有錢的人都按產業多

寡出錢助餉，給他們空頭劄子一道了事。——傾家蕩產者不計其數。前後所得的銀子又不止數百萬兩。聽說小半運去京城孝敬了嚴嵩父子，大半入了他自己的私囊，用之於軍隊的不及萬分之一，他用的那些將官又專愛刻扣軍餉，諸位知道朝廷不差餓兵，餓了肚皮的軍隊，不逃散就算好的，還想他們拚命打仗嗎？文華雖去，現在的胡宗憲也是嚴嵩一黨，又貪又酷，江浙有了這些人來做長官，無怪我們要遭殃了。

衆人聽了，對於趙文華無不切齒痛恨。王禿子這才明白倭子兵進了中國如入無人之境的原因。

難民中有人說這一回被倭子擄去東洋，想來沒法子再回中國，難免要做異鄉之鬼了，引動了大家的感傷，都偷偷流淚，女人們則吞聲啜泣着。

——你們想回家鄉麼？王禿子把着舵問。

——怎麼不想，但現在船向海裏開，離家鄉一天一天遠了，我們又不能像海燕有翅膀能飛，想還不是白想！衆人說。

——只要諸位肯依我的計策，我包送諸位回家。王禿子微微笑着。

衆人以爲他是在說開心話，都不理，只低着頭默默地悲哀。

李秀才似乎看出王禿子的不平凡，便說道：我們長年哥不是隨便說話的人，他定有妙計，我們何妨大家來商議商議。衆人才慢慢攏來把王禿子圍在中間，聽他說話。

——要不是這兩日東南風起，我的計策也是難行的，禿子說，現在却真是天助其便，這個機會是萬萬失不得的。於是他派了幾個人站在後艙口把風，免得倭兵擅出來聽見，才低聲對大家如此如此這般這般說了一番。我們雖不知他究竟說了些什麼，但見在場聽衆個個點頭稱善，個個臉上都浮上了一層希望之光，便知道他這條計策是果然不愧李秀才所讚的那一個『妙』字了。不過那些婦女們聽了禿子的話都紅了臉低下頭，顯出一種大不情願的神氣。李秀才勸道：這件事沒有女眷幫忙是決不成功的。現在並不要你姊妹們真去同東洋鬼子幹什麼，只要你們從此不再蓬頭垢面，哭哭啼啼，哄得東洋鬼子歡喜，我們的長年哥他好從中取事了。衆婦女還是羞答答不肯搭腔，幸而她們中間原有幾個娼婦和私窰允許先犧牲色相去籠絡東洋鬼子，李秀才的娘子也同擄在船上，又向衆婦女疏通一番，她們才無異議。

次日，那幾個娼妓把倭寇買給她們的脂粉衣飾打扮起來，手牽手唱歌說笑，從船頭游到船尾。這快樂的空氣，傳播得很快，第二天便有三分之一的女伴收拾光鮮了，第三天一船的婦女都變成花枝招展了。把那五十多個的倭子歡喜得露出獠牙，只是傻笑。那晚，船泊在一座島邊，王禿子打發那幾個娼婦去對賊頭說，今夜好月色，衆姊妹想湊點錢請將爺們喝酒賞月，不知能不能允許我們上岸買點酒菜來。

衆倭賊聽了大喜，說道船裏有的是中國搶來的豬羊鷄鴨，美酒海菜，何必上岸去買，只煩你們烹調烹調就是了。於是她們推出幾個善於作菜的婦女，整治了幾桌酒菜，就艙面上擺開，

請那些倭子坐下。衆婦女流水般斟酒送采，衆娼婦坐在他們中間，彈琵琶，吹笛子，唱淫詞，歌豔曲，嬉笑浪謔，奉承得那羣倭子笑口合不攏來，肉體溶化了，靈魂也溶化了，又拉了幾個年青美貌的姑娘來上席陪酒，她們雖說害羞，也只有假意趨奉。這酒從月上吃起，直吃到月落，一個個被灌得爛醉如泥，衆婦女把他們攙入中艙，打發他們睡下，偷解了他們腰間的刀劍，輕輕送出外艙。王秃子和十幾個男人早已紮縛停當，等在那裏，一見武器送出，一齊搶在手中。秃子手持一柄利斧，匹馬當先，衆人跟着一湧而入，燭光下一頓亂劈亂砍，五十多個倭寇斬得寸草不留，他們自己也都濺了一身血污。

秃子又奔到船頭上，一斧砍斷船纜，扯起帆趁東南風便回頭向中國進發。天色將明，只見後面有倭船追來，兩舟將近，倭船上的頭目喝叫『停船』，一把把的撓鉤向船舷就搭。我們船上隨手撈到的東西都成了打擊敵人的利器。酒罈，瓦盆，磁碗，錫壺，以及極名貴的宋磁，最值錢的宣德窯產品，還有無價的古玩如商彝周鼎之類，雨點似向敵船砸去，雖然有好多毫無代價的拋入海中，但也打中八十幾個敵兵。有攀着船舷上來的使用刀劍砍。那敵船的头目非常勇猛，一手持撓鉤，一手握倭刀，縱身一跳，便跳在這邊船上，李秀才措手不及被他一刀劈倒，衆人都抵當不住。王秃子見形勢不對，丟開舵，電光火石般一躍從敵將的背後，當頭一斧，手勢去得如此之猛，祇見紅光一閃，半片頭顱斜飛兩丈多遠，直落下海中，一場混戰，我們船上雖傷了幾個，那邊死傷却更多，況且失去頭目，蛇無頭而不能行，也就不敢再逼來了。

東南風既緊，王禿子把舵的手段又高明，其餘倭船趕了一程，看趕不上，也祇好罷休。

駛了一日一夜，船已入中國海，禿子本想開到崇明落槎，但舟中男女多數是海門人，要求禿子把他們送到海門。禿子計算家裏儲存的乾魚，還夠兒女吃幾日，缸裏還有滿滿一缸清水，落得做個人情，把他們送回故土，便向海門的路線駛去。

船將到岸，禿子把五十多個倭子頭，盡都切下，十個結成一串。又撬開他們的口，把他們的舌頭都剝出劃下，做一包兒藏在懷裏，衆人都不懂他的用意。

到岸後，禿子打開船中所有箱子包袱，取出其中金帛，要和大家均分。衆人都說道我們這次之所以能夠再回家鄉，還不都是長年哥的功勞，這隻倭船和船裏的一切，應該都歸長年哥享受。我們怎好無功享受，承長年哥的美意，路遠的贈給點回家的盤纏也儘夠了。禿子道殺敵大家都出力，財貨當然大家都有分，況且李相公爲公殞命，應該多分點東西給他娘子，還有幾位受了傷的，也須拿點錢讓他們回家調養。於是衆人均分了船中貨物的一半，爲公死傷者則多得幾分之幾——其餘一半連同牲畜米糧和整個兒的船歸禿子獨得，禿子強衆人不過，祇好遵從了。

箱籠要脚夫抬，婦女又要僱轎，亂後工人不容易尋覓，耽擱得時間過久，闕動了許多閒人來看熱鬧，於是也駕動了駐防海口的官兵。他們初聽倭船又來，正驚慌想逃走，後來聽得是這一回事，又立刻踴躍起來。全部武裝齊備，如臨大敵似的開到碼頭，趕開了那羣閒人，先搶了



首級和財物，任衆男女各自散去，單把禿子帶回營中，飛文申報他們上司，略謂某月某日，他們巡弋海面，忽遇倭船一艘，雙方接仗，官兵奮勇攻擊，殺死倭寇五十餘人，生擒賊首一名，釋放被擄難民男女六十餘口，並捕獲倭船一艘云云，以下便是出力官兵某某某的姓名，至於船中財貨却一字也不見提起。

他們爲什麼要把王禿子帶回並認爲賊首啦。原來禿子不甘心這一船貨物和殺賊的功勞都讓官兵侵佔了去，極力同他們抗辯，並要求衆男女同他去見官，但李秀才既死，那些都是商賈婦女之流，被官兵一頓威嚇趕打，也就紛紛散走了，衆官兵深恨禿子倔強。又見他生得虎面黃鬚，渾身虬筋突露，原有幾分海盜神氣，所以爽性把他一條鐵索扣回營中，指爲賊首了。

王禿子和倭寇的首級被解到海門鎮將張成張總兵的面前。總兵驗收首級以後，叫把賊首也推出斬首，讓我一併解到南京胡宗憲胡制台那裏去報功。

——總兵老爺，你殺我不得，我是大明人，我不是東洋鬼子！王禿子叫道。

——什麼！總兵道，你不是東洋鬼子，你爲什麼會混進倭船！

於是禿子把前後經過原原本本地敘述出來。

那駐防海口的營官是牛遊擊，上來跪了一條腿稟道：

——回老帥的話，這人雖不是東洋鬼子，却是汪直徐海手下的人，是個漢奸，所以說得一口好中國話，標下很認識他，老帥不可被他朦蔽了。

總兵不理他，又向禿子道：

——你說這些鬼子是你殺的，你有憑據麼？

——有，有，有，禿子從懷裏掏出那包舌頭來，說道：總兵老爺，請你驗驗那些首級，若沒有舌頭，便是我殺的，否則便是他們殺的。

總兵叫人把首級一驗，果然都沒有舌頭。於是把牛遊擊大罵了一頓，將他打起，申報胡總督定罪，留禿子在營裏作證。禿子一心牽掛兒女，要先回去看看，總兵怕胡總督要人，只是不肯。

禿子和牛遊擊都被押到南京。遊擊官銜雖低，在那個時代沒有靠山還是不行的，他就請那靠山出面向總督說情，頭顱和功名雖得保全，但一船財貨却都填進了總督的夾袋了。

禿子白白搶回倭寇一條船，一個錢沒有到手，反而把個身子陷在官裏，被他們解來解去，足足鬧了六十多天。一天，胡宗憲胡總督傳他上去，把他的智謀和勇敢，大大誇獎一番，說已保舉了他一個小小功名，留他帳下聽用。禿子回道：

——小的是個粗人，做不來官，祇是那一船的財物是小的和衆難民弄回的，求制台大人發還，小的就感激不盡了。

總督皺眉道：你不願爲官，本部院也不勉強你，可是那船裏並沒有什麼財物，你若架空胡說，那就是刁民了——本部院治下是不容許有刁民的。現在賞你銀子四十兩，花紅鼓吹，讓你

騎着馬遊營三日，表示你殺賊的功勞，並給那些兵官做個榜樣。

禿子不由得哭道：

——大人既不肯賞還財物，就請放小的早日回家吧。小的家裏還有兒女，離家三個月，兒女怎已餓死了哩，小的心裏日夜火燒似的，還有什麼心情去遊營？……

禿子領了那四十兩賞銀，搭船回崇明，到金沙港自己家裏，板屋幸而無恙，打開門進去，祇見一對小屍身直僵僵躺在地下，可憐久已餓斃，而且都乾癟了。